

《異性》單性繁殖普及後五百年 ，在女人的國家裡

作者: 虛偽既四眼仔

序

五百年前，為解決少子化的問題，聯合國秘密研發的人工繁殖技術正式投入使用。

同年，在人權團體的爭取下，為了讓同性戀者亦享有生育的權利，單性繁殖技術亦投入使用。自此，同性戀最大的遺憾——無法生育的問題消失。

同性比較合得來還是跟異性比較合得來？無疑是同性。同性的好友比較理解你還是異性的好友比較理解你？無疑是同性。接觸同性容易還是接觸異性容易？無疑是同性。絕大部份的女性總是無法理解男性為何喜歡看球賽；絕大部份的男性總是無法理解女性為何喜歡宮廷劇。男性打人而女性打小人。

自此，同性戀人口的急劇上升，男女間既存的矛盾日漸激化，男權運動團體的數量開始增加。

三百年前，安娜·華盛頓作為第一位血統純正的女性黑人出任美國總統，領了諾貝爾和平獎。同年，逃亡至中國的美國科研人員指出，美國正秘密研發一種針對男性的致命生化兵器，暫名「Y病毒」。

潛伏於美國的激進派男權運動團體針對這項情報發起恐怖襲擊，攻佔多間國立研究所，聲稱已經獲得了「Y病毒」的研發證據，並呼籲全球男性制裁他們的敵人——女性。

無謀的號召招來了反撲，在動亂期間，相對於女性，男性的死傷者反而佔了大多數，因為女性出於自衛的反擊，或是女性先下手為強的襲擊。槍械真是偉大的發明。這個看似不正常的傷亡數字被宣傳成「Y病毒」存在的證據，動亂進一步擴大。

在世界規模的動亂下，本來對「Y病毒」一事半信半疑的男人亦參與了制裁，女人的行動也正式從保護自己變成殺害對方，導火線已經不重要了，異性間的戰爭是既定的事實。性別導致的身體差異比人種導致的身體差異更大，要把異性視為異類並不困難，拍蒼蠅不會引發任何內疚。屠殺持續，直至視野內只剩下一個性別為止。

同年，雙方的領導者達成了休戰協議，該會談最終成為了異性在三百年間最後一次檯面上的交流，達成了劃分領土、引導難民的重要協定。那些國土遼闊，在休戰當天尚未達成性別統一的國家最終被撕成了兩塊。就像地球被男女撕成了兩塊那般。

自此，名為人類的群體不復存在，只剩下男人和女人。

男人

「呀？你醒過來啦？」

同情心發作。伊芙把巷子裡一個可憐兮兮、失去了意識、長相很對胃口的人撿回了她的酒店房間裡，替他洗了個澡，換了套睡衣，上了雙手銬。是的，是手銬，就鎖在床頭的鐵枝那兒。

在那人慌忙地掙扎起來的時候，身穿着同款睡衣的伊芙正淡然地坐在小沙發上，她吐了口煙，彈了彈煙屑，說：「不必那麼害怕，大姐姐沒打算對你怎麼樣，那只是個安全措施而已，你試想想，把個來路不明的人帶回家，總要有些警戒吧？嗯.....話說起來，我剛才替你洗澡的時候發現了一些.....哎，好吧，我就不繞圈子了，你該不會是男人吧？」

「是、是的。啊！等等！別報警啊！我並不是壞人！」

「我只是拿起了手機而已，你就猜到我要報警了，你還敢說自己不是壞人？」伊芙刻意放慢了動作，食指一下一下地碰觸手機的螢幕，因為她覺得這個男人慌張的表情很有趣。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但我並不是間諜！我是一名學者！」

「喔，不，我可沒想得那麼遙遠。」在按鍵的過程中，還不忘調侃他幾句：「不論你是什麼職業，只要你是個男人，我便得報警了吧？呀，對了，學者來這裡做什麼呢？」

「我來尋找男人跟女人和睦共處的未來！」

「.....吓？」出乎意料的答案害伊芙頓時反應不過來，目瞪口呆，手指亦暫時停下動作，給予了男人進一步解釋的機會。

「自從單性繁殖技術普及化後，異性戀的數目變成極端的少數，並以三百年前的Y病毒研發風波為導火線爆發了大規模屠殺女人的事件，令男人與女人變得無法共存，導致兩者完全對立、各自建國的現況。」

「.....所以呢？」

「但已經三百年了啊，當事人全都已經不在人世，現代的男人和女人甚至沒實際接觸過對方啊！這種因仇恨而導致的敵視也應該告一段落了吧！」

「想要促使兩國再度建交嗎.....但這應該是政治家的工作吧？」

「並不是國家間的外交，而是人類同胞間的交流，我的理想是創造一個男人和女人能夠並肩而行、同桌進餐的世界。包括我在內的國民在這三百年來都沒有見過、接觸過真正的女人，本應是同類的女人此時此刻就猶如外星生物般虛幻。就算政府有意溝通，國民也不可能贊同的，所以我不惜偷渡也要來到世界的另一側，為的就是要把女人的情報帶回祖國！」

「嗯……」伊芙並沒有認真聽，總之，似乎是些很偉大的東西，她不擅長應對這種人。「好吧，就看在你高尚的情操份上，我不報警了，你趕快滾蛋吧。」

「其實我正被你們的警察追捕着。所以，能不能再看在我遠大的理想上，讓我在這兒躲一段時間呢。」

「不行。我替你洗了個澡、讓你睡我的床，還替你掀了被呀，已經人至義盡了。」

「但是……」

「別但是了，滾，快點。」

「但是，手銬……」

稍微有點尷尬的伊芙從茶几上拿起了鎖匙，俐落地解開了手銬。終於獲得了自由的男人站在床邊，輕輕揉着手銬所留下的痕跡，一臉感激：「實在十分感謝你對我的幫助，雖然我們的相處十分短暫，但在我回國之後，一定會好好向廣大的國民訴說這段經歷的。你不惜冒着叛國的疑嫌也對我伸出援手的故事……」

「好啦好啦，快點……」伊芙不耐煩地把男人推到房門前，但當她正以為終於把瘟神送走的時候。

叮咚——門鈴響起了。

「躲起來！」

「咦？但是……」

「別但是了！快點躲起來！」

雞

男人默默地抱着膝蓋，靜靜地坐窗台上。來到窗簾的另一側，他才驚覺現在其實是大白天，昏暗的房間一度讓他誤以為現在是晚上。

「 呀 — — — — 」

雖然伊芙命令他乖乖地躲在這兒，但房間裡不時傳出的那些刺耳聲音實在令他非常不安，那是一些他曾未聽過的慘叫。男人輕輕地撥開了一點點窗簾，偷偷地瞄了一眼。大量的衣物散落一地，伊芙穿着一件薄紗般的半透明服裝，正以奇妙的關節技把一個赤裸的女人壓制在床上。仔細一看，那女人還被手銬鎖住，就是剛才鎖自己的那一副手銬。

那淒厲的叫聲原來是對方發出的，這讓男人鬆了口氣。

既然敵人都被制服了，那我應該可以出來了吧？也許能幫上一點忙。

當男人正要撥開窗簾時，正在奮戰的伊芙卻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迫使男人打消了這個念頭。男人只好繼續躲在窗簾後方，躲在安全的地方裡聽敵人的慘叫聲。差不多半小時之後，窗簾被粗暴地扯開了，被穿着那套薄紗服裝的伊芙。

「你白痴呀？還好她沒有發現，不然你死定了！」

「我打算幫忙... ..」

「幫忙？你想幫什麼忙？」

仔細一想，自己既沒學過摔角，也沒學過其他格鬥技，確實是幫不上半點忙。男人頓時無地自容，慚愧地別過頭去。

「咦？」洽巧，這個動作讓他察覺到床上的異樣，他激動地指向床，驚呼着：「那、那個女人呢！？」

伊芙倒是十分鎮定，漫不經心地瞄了一眼，然後一臉理所當然地回答說：「她？當然是走了啊。」

「就這樣放她走嗎？不怕她找支援嗎？」

「支.....援？為什麼要怕？而且我不接那種生意。」伊芙一臉詫異地回答說。

「但那個女人一定會回來尋仇啊？」

「尋仇？她對我的服務很滿意啊，還給了不少小費，為什麼是回來尋仇？不是回來光顧才對嗎？」

「光顧？光顧什麼？咦？難道……你是……」男人此時才恍然大悟：「……是摔角教練嗎？」

「什麼鬼摔角教練啊，我是雞啊。」

妓

「雞？」男人頓時滿臉疑惑：「你怎麼看都是個女人啊，怎麼可能是隻家禽.....而且我們在講職業啊？」

「你是真不懂還是裝不懂呀？雞就是妓女啊！妓女！」

「妓女.....啊！這個我有在文獻上看過，女人的男妓，妓女，俗稱雞！原來妓女這種職業還存在的啊？還以為你們的國家已經消滅了這種不人道的陋習。」

「什麼不人道的陋習？你這傢伙知道是誰救你一命嗎？是你所謂的陋習呀。」伊芙皺起了眉頭，凌厲地瞪着男人，手背輕輕地拍了他幾下臉頰。

「不不不，不人道是妓女所受到的對待。舉例說.....奴隸是不人道、是錯誤的，但並不是奴隸自身有錯啊。」

「嗯，這樣聽起來順耳多了。」錯怪好人的伊芙神氣非常地摸了摸下巴，點了點頭，順勢走到小沙發那兒坐下，繼續追問說：「對了，你們的國家難道沒有嗎？妓女。」

「當然沒有妓女了，只有鴨，男妓。」男人則是繼續站在門邊回答問題。

「男妓.....鴨.....就是當妓女的男人的意思吧？說什麼不人道，結果還是有妓女嘛？」

「所以說並沒有妓女，只有男.....哎，好吧，你就當我們也有妓女好了。」男人稍稍煩惱了一下要如何向伊芙解釋，然後選擇了妥協，因為那終究只是個名稱而已。「雖然我們國家也有妓女，但這是無可避免的啊。假如沒有這種合法釋放性慾的渠道，性罪行的犯案率有可能失控，沒有任何一屆政府敢冒這個風險去封殺男.....妓女。」

「那.....既然你們國家也有，那為什麼會認為我們沒有妓女？你們以為女人沒有性慾嗎？」

「那是一則古代文獻提出的，妓女當時被視為最下賤的工作，甚至是可以用來侮辱別人的詞語，是男權壓搾女人的象徵。如此推算的話.....假如沒有男人的話，妓女就應該不會存在了吧？」

「古代沒有男人當妓女的嗎？」

「大概也有吧。」

「那為什麼沒有人說男人剝奪了男人的人權？」

「這.....我怎麼知道？可能女的妓女比男的妓女多。」

「這麼一來，應該是女人剝奪了女人的人權才對啊？女性的嫖客比較多耶。」

「不不不，當時光顧妓女的人大多是男人，那是異性戀的年代。」

「呀？怎麼這麼複雜啊？話說回來，妓女到底哪兒出問題了？最下賤？壓搾？甚至可以用來罵人？」

「古時認為性交是非常神聖的，故此以性交賺取金錢的妓女便是最下賤的職業。」

「神聖.....？做愛哪兒神聖了啊？」

「性交能夠讓生命誕生，這就是神聖的地方。」

「喔.....那種原始的繁殖方式啊.....那事情就簡單了，因為現在做愛並不會生孩子嘛。要生孩子得到辦事處去登記、抽卵子才行，所以妓女也就沒問題了。」

「古時也有着安全套、避孕藥等發明，因此性交其實亦沒有與生孩子完全劃上等號。所以你這個解釋也——」

「安全套、避孕藥.....那是什麼？」

「呃？避孕藥這種過時的產物就算了，你作為妓女居然不知道什麼是安全套嗎？你不怕感染愛滋病嗎？」

「愛知病.....？是指好奇心嗎？」伊芙嘗試理解、嘗試在自己的大腦裡面尋找與這些發音對應的概念。但似乎沒有猜對，只好一臉困惑地望向男人，期待他快點解釋。

但看見伊芙一臉困惑的苦惱樣，男人這次並沒有跟着她苦惱，而是十分興奮地高呼起來：「原來女人已經成功克服愛滋病！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果然男人和女人就應該團結起來，攜手步向繁榮的未來！對了！除了愛滋病之外，女人在這幾百年間應該還有其他卓越的科研成就吧！只要把這些情報帶回祖國，國民們一定會贊同與女人恢復邦交的！男人與女人和諧共處的世界便不再是夢想了！」

「呀.....嗯，大概吧，大概吧。」面對陷入了不切實際的妄想的男人，伊芙隨便地敷衍了他幾句，求知欲隨即冷卻了下來。

相對地，往理想邁進了一大步的男人則是進入了異常亢奮的狀態，他快步地走到了伊芙，緊緊地抱着了她，高喊着：「謝謝你！謝謝你！人類能夠再度團結起來你絕對功德可沒。你一定會名留青史的！諾貝爾和平獎！可能還會立銅像啊！你放心吧，我回國之後一定會.....」

男人興奮得手舞足蹈，抓住伊芙的肩膀搖來搖去，不斷重覆着大同小異的感激、想像以及承諾。

伊芙被男人熱情的舉動嚇了一大跳。說實在，被這般搖來搖去是有點辛苦，但她不忍心潑這大孩子冷水，便稍稍想像了一下自己的銅像、想像了一下自己領和平獎的情景，笑咪咪地撐了過去。

終於，搖晃停了下來，男人亦總算能講些有意義的說話：「對了！你叫什麼名字？我得盡快把你這偉人的名字記下來才行！」

「伊芙，姓伊名芙，你可別搞錯呀！」伊芙展出了也許是她人生中最燦爛的笑容，腦海裡浮現着在獎狀上的、教科書上的、報紙上的，以及在銅像下面的，她的名字。

子宮

辦完了成功之前的慶祝，男人終於開始執行計劃。他借了伊芙的電腦，上網尋找女人在這幾百年間發明，以及壯舉。

但是，這並沒有維持太久，坐茶几前用電腦的他被伊芙的身體所吸引，不斷回頭望向在床上看書的伊芙，她依然穿着接客用的那套紫色的薄紗內衣，好吧，那甚至稱不上內衣，甚至連絲巾也不如。

僅僅數步之遙，一副陌生的、近乎赤裸的胴體正吸引着男人的眼球，終於，他按捺不住了。

「伊芙.....那個.....那個該不會就是肚臍吧？」

「呀？」伊芙把書合上，望了望自己的腰：「對啊，肚臍。」

「哦.....雖然有看過圖片，但實物還是第一次看見呢。」男人一臉感嘆的樣子，目不轉睛地盯着伊芙的肚臍。

「雖然並不是每個人都有，但第一次看見也太誇張了吧？你應該有二十幾歲吧？難道就沒看見過半個胎生的人的肚皮？」

「男人全都是從人工子宮裡誕生，根本就沒有胎生的男人。」

「哦.....」感嘆之際，伊芙對男人們產生了一點點同情，莫名地冒出了需要安慰對方的念頭。「但胎生很麻煩喔，據說懷孕時行動會很不方便、生的時候會很痛，生完還會發胖呀！我日後要是想要孩子也會用人工子宮而不會胎生。」

這是真心話，而不是為了安慰男人而編出來的，除了胎生所帶來的不便之外，伊芙還認為胎生是一種過時的、不被需要的傳統，從根本上就是愚蠢的。千辛萬苦地把卵子從身體裡面抽出來，用高科技去弄這弄那，最後居然又要把它放回去子宮裡面去？這不是很笨嘛？

但是，如此一來，為何自己要同情那些無法胎生的男人？

「.....我可以碰一下嗎？」

「碰什麼？」回過神來的伊芙望了望興致勃勃的男人，又望了望自己的肚臍：「喔，可以呀，又不會少塊肉。」想到對方這輩子都不曾看見過肚臍，便豪爽地不假思索地答應了他。

「呀！」但當真被戳到的時候，卻突然像蝦子般往後一彈，差點就掉下床了，還好男人有及時抓住她

的手。

「抱歉，很痛嗎？」

「哦，不。這.....這意外地有點癢。」伊芙右手掩護着肚臍，左手拉着男人的手，掛着尷尬的笑臉，慢慢地坐回床的中央去。

「原來是會癢的啊.....」繼續緊盯着肚臍的男人摸了摸下巴，一臉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然後，視線開始往上飄移。「其實，除了肚臍之外，我更加在意的是.....」

「嗯？」

「文獻記述，女人擁有一對名為乳房的器官，為什麼你好像沒有啊？那應該是在胸口附近，像球體一般的柔軟組織。」

「哦？奶子啊？那個並不是所有人都像顆球的，也有很多人是像我這樣沒有那麼.....」話講到一半，伊芙突然察覺到了，男人他偷偷地嘆了口氣。

「.....難道你很想看嗎？奶子。」

「也沒有很想看，只是因為那個奶子是女人才有的器官嘛，所以.....」

「好，包在我身上！」伊芙拍了拍胸口，然後轉身到衣櫃去，拿出了幾塊手掌般大的膚色膠片。

「包在你身上？但你不是沒有嗎？」

「不是沒有，沒有那麼大而已。奶子這種玩意啊，擠一擠就有了。」她把胸前僅有的肉擠擠弄弄，然後那些膠片逐一貼到胸前，最後，又去衣櫃那兒拿出了一件胸罩，套在膠片的最外頭。歷時數分鐘，伊芙終於在胸前建出了一對半球體。「嗯，這樣就差不多了。奶子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哦.....」看得嘆為觀止的男人試着戳了一下。「好硬啊，根本不柔軟嘛。」

「觸感沒辦法啦，假奶就是這樣。改天吧，改天我介紹我女友給你認識，她奶子很大。」伊芙邊說，邊把胸前的建築給拆除。破壞果然比建設快上許多。

「我很好奇，為什麼你們會發明出這種製造假奶的技巧呢？又有什麼情況會需要到這種技巧？」

「我作假的原因都是為了配合衣服啦，有些衣服胸前太平坦穿起來不好看，甚至會滑下來。」

「哦.....因為我想要把這個技巧帶回祖國，讓男人們也學習一下。所以希望你能詳細地想一想，這個技巧還能不能應用在其他方面？」

「應該沒有了吧？畢竟奶子除了配衣服之外，就只是一對又重又沒用的累贅，我女友經常這麼說。」

「怎麼會沒用？假奶就算了，但真正的乳房還有哺乳這個用途吧？」

「人奶啊？我小時候是有吃過啦，但應該大部份人都沒辦法餵奶吧。」

「為什麼沒辦法餵奶？」

「我聽我媽講過，假如不是親自懷孕的話似乎是不會產奶的，那個.....好像是叫作漲奶吧？」

「親自懷孕.....哦，因為人工子宮嗎？」

「對，現在大家都用人工子宮來生孩子嘛，所以也就不會漲奶了。雖然也有一些人是沒懷孕也有人奶的，但.....那似乎是種病啊？」

「哦.....真可惜啊，據說人奶對嬰兒是很有益的，假如能夠出口到我國的話應該能稍微改善兩國的關係才對。但假如來源是些病人的話.....恐怕不行吧。」

「嗯.....真可惜呢。」

看着失望的男人，伊芙亦落魄了起來。銅像的位置似乎比想像中還要遠許多。

喬裝

「喂，去吃飯囉。」伊芙漫不經心地提了個議。

「.....怎麼去？」理應是通緝犯的男人如此反問說。

「哦.....對喔，直接出門也許會出問題呢。」

「不是也許，而是一定會出問題。最好的結局是被遣返，最壞的情況是被當間諜來審問。」

「別那麼緊張啦，只要不被發現就行了吧。」伊芙走到擺滿雜物的床頭櫃旁邊，招了招手：「來，我替你化個妝。」

男人半信半疑地坐到床邊。一個小時後，男人在鏡子裡發現了一個陌生人。並不是美化還是醜化的問題，這根本就是另一個人吧？

「如何？我化妝的技術不錯吧？」

「你知道嗎？古代一名偉大的表演者曾說過，化完認得出來的叫化妝，認不出來的叫喬裝。」

「隨便啦。」伊芙邊說，邊把自己頭髮扯了下來，套到男人的頭上。

「哎，這原來是假髮嗎？但依我看.....你掉髮的情況似乎不怎麼嚴重嘛？」

「跟掉髮有什麼關係？這是用來配衣服，以及滿足客人的喜好的呀。」

「女人還真是喜歡配衣服啊，還有沒有什麼為了配衣服而誕生的技巧。」

「別問啦，快點出門，我要餓死了。」伊芙自顧自地往衣櫃走，拿出了兩套衣服，往男人那方向丟了其中一套。花了一小時來替男人易容，餓是正常的。

男人把地上的衣服撿起，是一件T-Shirt，以及，一條迷你裙。

「伊芙，褲子呢？」

「褲子？我不是給了你裙子了嗎？」

伊芙回頭一看，發現那個男人正披頭散髮的，勉強把自己擠進了一件小小的T-Shirt裡，以及，把迷你裙套過了頭，掛在肩膀上面。

「.....你們的國家沒有嗎？裙子。」

「裙子.....英國的那個傳統服裝嗎？但.....並不是長這個樣子的啊。」男人一臉詫異地望了望肩上的荷葉，始終無法把它與蘇格蘭裙串聯起來。

「嗯.....褲子是有啦，但.....」伊芙望向滿櫃子的熱褲，以及那條自己也差點穿不下的牛仔褲，她無奈地回過頭來：「我找找看有沒有大件一點的裙子好了。」

半小時後，伊芙決定讓男人穿睡衣出門。她總算是發現了，即使讓男人勉強穿上自己的衣服，也只會害他更加可疑而已。反正只是酒店裡面的餐廳而已，穿睡衣也不算太過份。

「明天提醒我去給你買點新衣服。」

「能不能順便買些四角型的內褲呢，這種三角的我穿不慣。」

「別得寸進尺。」

吃飯去

步出房間，男人發現伊芙的房門上掛着一個「NO」的小牌子，同一樓層中的幾個房間的門上也掛着類似的牌子。

「這附近不少妓女呢。」

「集中起來互相關照呀，你們那邊不是這樣的嗎？」

「為了預防愛滋病傳染，我們的男妓基本都是由政府妓院管理的，所以沒有關照的問題。私娼雖然也有，但因為是非法所以沒可能這樣。」

「嗯.....因為妓女是很耗體力的工作嘛，一天就接那麼幾個客人。不集中起來的話對客人會很不方便呀，特別是沒預約的那種。」

伊芙輕描淡寫地回答着，悠然地把男人帶到一樓的餐廳，順利地坐到她們的位子上。在電梯裡、在走廊上、在餐廳的櫃檯前，她們遇到了不少女人，但沒有人察覺到穿着睡衣的他是個男人。也對，誰能想像到光明正大地走在女人的國家裡的他會是個男人？

經歷了三百年的隔離，絕大部份的女人都對男人這種生物失去了概念，伊芙亦必須把他的內褲脫掉才察覺到異樣。不過就是個高了一點、壯了一點、臉寬了一點、妝濃了一點、聲音沙啞了一點的女人而已。

「餐牌會看嗎？」

「大致上差不多，也就豬牛雞而已。倒是特飲方面，這個叫作『金毛羊大歷險』的是什麼玩意？」

「那個呀？是芒果汁加雪糕沙冰。」

「這個『禁果的誘惑』？」

「蘋果酒加雪糕。」

「『達芬奇密碼』？」

「葡萄加雪糕。」

「金毛羊就算了，為什麼禁果的誘惑和達芬奇密碼都有加雪糕？」

「因為雪糕好吃？」伊芙一臉疑惑，衝口而出的這個答案彷彿連她自己都說服不了。

「因為好吃但熱量高，所以是誘惑嗎.....但密碼呢？」

「喔，不。我的意思是，因為雪糕好吃，所以就加下去呀。那些名字並不一定那麼有關係啦，好聽就好了嘛。」

結果，男人點了一杯可樂，無驚無險地吃完了他的晚餐。但伊芙還沒吃完。待男人連可樂都喝光，百無聊賴地四處張望了好一陣子，伊芙總算開始抹嘴。

「你吃得真快呀，還滿意嗎？」

「味道沒太大分別，就是份量少了一點。」

「這裡的份量已經算多了呀，我都差點吃不完了，你的食量還真大呀。」伊芙一邊驚訝地說，一邊招手把侍應喚了過來。「甜品，我要這.....」

「等等，你不是差點吃不完那盤飯嗎？為什麼還叫甜品？」

「飯是飯，甜品是甜品啊。」伊芙一臉理所當然地回答說，完全無法理解男人的疑問。

原來是這樣啊，減少飯的份量預留給甜品。「那我也叫個甜品好了。」男人拿起餐牌，翻到甜品的那一頁。

三秒鐘過去了。

「抱歉，我還是不要了。」男人蓋上了餐牌，異常恭敬地向侍應說。

「我重覆一遍，『睡公主的城堡』一份，對嗎？」

「沒錯。」

「請稍等一下。」

在侍應遠去之後，男人莫名地壓低了音量，鬼鬼祟祟地向伊芙問：「甜品的名字.....也是這副德性啊？」

「怎麼了嗎？」

Shopping

很久沒試過安穩地睡到自然醒了。而且醒來的時候並沒有被銬住。

男人悄悄地坐了起來，深怕吵醒旁邊的她。在穿透窗簾的微光之下，男人默然地盯着伊芙那毫無防備的睡臉。

原來女人是沒有眉毛的。

「畫出來的比較好看嘛。」在幾個小時後睡醒的伊芙一邊畫眉化妝，一邊回應說。

今天約好了要出門去買衣服。

因為男人只穿得下睡衣和拖鞋，所以在伊芙替他畫完妝之後，他便沒什麼可以預備了，只好無所事事地坐在床上，看着伊芙以神奇的手法製造胸部，然後挑衣服、挑裙子、挑首飾、挑鞋子。

「這奇形怪狀的鞋子是怎麼回事？」

「高跟鞋呀，男人不穿這個嗎？」

「這個穿上去很舒服的嗎？」

「穿起來很好看。」

「.....很好看？能穿給我看看嗎？」

「不要，穿這個很累耶。」伊芙邊說，邊拿起了旁邊的另一對。

「啊！你這對鞋子很危險喔。」

「嗯？」

「鞋底這麼厚，一不小心就會扭傷了。」

「你們連厚底鞋也沒有呀？」

「厚底鞋？哪有這麼厚的厚底鞋啊？是要登台表演嗎？」

「鞋底越厚看起來越高呀。」

穿着那對鞋子的伊芙站了起來，幾乎有男人那麼高。他頓時嚇了一跳，不禁開始懷疑，在眼前這個自信的女人身上，到底還有多少東西是假的。

「呀！這、這件大衣！你覺得怎麼樣？」到了酒店附近的一家商場，在某間時裝店裡，伊芙興奮地指着了一件貓咪圖案的粉紅色外套。

「哦.....這種款式和顏色在我的國家裡多半都是小孩子在穿的.....」

「但是.....很可愛不是嗎？」

「嗯，但跟我太不配。」

「你不要呀，那我要囉。」伊芙自顧自地把外套抱了下來，然後繼續往前走。

「話說起來，我應該比較需要衣褲，而不是外套吧？」

「難得來了就什麼都看看嘛。呀！這、這件！」

結果，兩人抱着三件外套離開了這家時裝店，全都是伊芙的。

「會不會有些不那麼可愛的衣服呢？」

「哦，耍酷的那種呀.....這邊吧。」

換了一家店，伊芙拿起了一件無肩帶的平口背心。「這件背心如何？」

「這個.....難道不是裙子嗎？」

「哎，男人的衣服種類也太少了吧。」

「伊芙，你們這裡有襯衫的嗎？」

「襯衫？有呀，但並最近不流行喔。」

「襯衫就好了，不流行也沒關係。」

終於，來到襯衫的部門。

「哎，這件黃色的襯衫！」

「我要這些白的就好，嗯.....藍色的也要一件好了。」

「但這一季很流行黃色呀，不試試看嗎？」

「嗯.....不流行也沒關係啦。」

「啊，褲子在那邊。」男人先發制人地往賣褲子的部門走去。在七彩繽紛的褲子裡，男人迅速地拿下了一條黑色的長褲。「就這條好了。」

「你這身打份是要去當公務員還是要去喪禮呀？」在試衣間外面，穿着粉紅色外套的伊芙如此評價說。

「去買鞋子吧。」

走進鞋店，放眼盡是男人從未見過的奇怪鞋子。

「這對怎麼樣！？」伊芙率先拿起了一雙高跟涼鞋。

「啊.....蠻適合你？」

「嗯，我也這麼覺得。」

歷盡艱辛，男人終於找到了運動鞋的區域，挑了一對很像他常穿的那款式的黑色運動鞋。

「很抱歉。這個顏色.....並沒有客人你的尺碼。」店員一臉尷尬地說。

結果，男人買了一雙粉紅色的。有總比沒有好。

不知不覺間已經到了黃昏，這次購物意外地花費了不少時間，對男人的常識而言。

「呀！忘了替你買衛生巾啦，你這幾天會需要嗎？不然就下次再買。」抱着大包小包戰利品的伊芙突然驚覺說。

「衛生.....巾？」

「嗯？男人難道是只用棉條的嗎？」

逛街

在伊芙家，或是說她的房間，住下來第三天。一切都很順利。伊芙胡扯說治安不好所以請了個保鏢以策安全，大部份的客人們都相信了，接受男人躲在窗簾外面。當然，也有部份客人不接受。有人認為這是種不信任，這樣等於是把她們視為犯人；也有人認為保鏢躲在窗簾外不夠興.....不夠安全，機會難逢，她們要求男人坐在房間裡目不轉睛地看着。

在伊芙眾多的假髮之中，男人今天使用的是一個黑色的長直髮，這個比較符合他保鏢的形象。而伊芙則是早已把假髮脫了下來，頂着茶色短髮的她領着男人去餐廳吃飯。

「反正都要戴假髮，那乾脆把頭髮剃光不會比較方便嗎？就像眉毛那樣。為何.....你甚至還染髮了？」

「也有不帶假髮的時候嘛。」

雖然還沒有根絕愛滋病以外的重大發現，但男人已經熟習了在這個國家的生活方式。他決定了，今天的晚餐要點兩份。

然而，就在他正準備要點第二份的時候，靠過來的並不是侍應，而是個陌生人。

「伊芙——」

「莉莉！」看伊芙那欣喜的反應，似乎是熟人才對。

「我本來以為這位是客人所以不打算過來的，但仔細一看，你沒戴假髮嘛。」那女人搭着伊芙的肩膀，親暱地挑了挑她的短髮，然後，把目光轉移到男人身上：「你好，我是伊芙的女朋友，莉莉。」

「你好，我是伊芙的表妹，從鄉下過來的。」男人立即應答說，搶在伊芙作出反應、露出馬腳之前。

「表妹？」

「嗯，在找到公寓之前會暫住在伊芙表姐這兒。」

「哦.....表妹呀.....」莉莉露骨地打量了男人一番，然後，微微一笑：「長得很高很壯嘛？我還以為你才是表姐呢？」

「鄉下人運動多，自然就比較壯嘛。」

「哦.....是嗎？」

「喂喂，表、表妹你還要當多久的電燈泡呀？」伊芙似乎察覺到男人快要撐不下去了，趕緊給他一個下台階。

「好吧，那我到附近去逛逛，晚一點再回來。」男人配合伊芙的暗示，趕忙地用餐巾抹了抹嘴，隨便轉身離開，頭也不回到逃離了酒店。

沒想到伊芙的女朋友居然這麼敏銳，希望伊芙她不會出問題吧。話說，到底是哪一部份出了問題？還以為這段謊話已經編得足夠完善了啊，我甚至特意查過女人的表弟該如何稱呼。

被迫逛街，但男人不太認得路，所以不打算過馬路，就只繞個小圈子，然而，整個小圈子都是這家酒店。酒店的正門，酒店的側門，酒店辦事處的入口，酒店餐廳的入口，酒店酒吧的入口，以及幾個停車場的入口。這家酒店到底有多高級啊？

迫於無奈之下，男人稍稍地探險了一點點，跨過了一條馬路。結果，找到了另一家超高級酒店。好吧，這是個酒店區。

男人並不是對自己的方向感沒有自信，而是迷路的風險太大。一旦迷路，一旦回不去伊芙的酒店的話，就得再度開始流浪、甚至是逃亡的生活了。就算只有萬分之一的機會迷路，男人都不想冒這個風險。

最後，男人決定走直線。回來的時候只需要回頭走就行了，總可不能迷路。反正他這次逛街本來就沒有任何目的，走直線也沒有壞處啊，路上有什麼就看什麼，消磨時間而已。

筆直地走，經過不少商店，跟男人所熟悉的差不多。就是賣運動用品的和賣電腦的少了一些，時裝店、飾品店以及化妝品店多了一些而已，在他的國家裡，化妝品通常只會在百貨公司以及萬寧之類的地方佔一個專櫃，並不會獨立開店。

女人的化妝文化如此興盛，那麼特技化妝又會如何呢？真想看看這裡的萬聖節啊。

男人越往前走，越是感到熟悉。並非街道與故鄉相似，而是更加確實的感覺，彷彿曾經走過。男人停在一條骯臭的巷子前，才終於記得，在他被伊芙撿回去之前，確實是曾經到過這兒，甚至該說是滯留在這兒。當時的男人終日躲在陰暗的巷子裡，幾乎忘記了不惜以身犯險的目的，腦袋裡只剩下食物和躲藏。偶爾會走到大街上，但都是等到商鋪都關門了、行人都回家了以後。也難怪只是感覺熟悉，而沒能馬上回憶起來。

假如不是伊芙的話，哪會有閒情去管萬聖節？恐怕還躲在這個陰暗的角落吧。

男人就這樣動也不動地站在巷口，回憶着蒙糊的逃亡生活，每記起一點，便對伊芙多了一分感激。如此狀況不知道維持了多少時間，突然，被某人碰了一下。男人回頭一望，是伊芙的女朋友，莉莉。她正笑容滿臉地講着電話，似乎並沒有發現到自己碰上的是男人，僅僅是用手勢道了個歉，便頭也不回地離去了。

情侶相聚的二人世界這麼快就完了啊？

驚訝過後，男人想了一想。看莉莉剛才春風滿臉地講電話，事情應該並沒有露餡吧？該是回去的時候了。

房裡

「那個女人真的是你的表妹？」

他不單不是表妹，甚至連女人都不是。

「真的是我表妹啦，騙你幹嗎？」

數分鐘過去了，兩人已經從餐廳回到了房間，但莉莉的疑慮依然沒有消失。

「莉莉，看着我的眼睛。」伊芙抓住了莉莉的肩膀，極力地把眼睛掙大，掙得隱形眼鏡都快掉下來了。「你覺得我在說謊嗎？」

莉莉並沒有立即回答。她們靜默地對望着，眼睛猶如鏡子般映照出自己的模樣。嘴巴微微地張開，不是為了談話，是為了堵上對方的唇。手臂偷偷潛進了她的衣服之下，肢體纏綿在一起，就如她們的舌頭那般。

失去平衡的兩人刻意跌到床上，還不忘把僅餘的床頭燈關上，伊芙壓着莉莉的身體，直至呼吸快將停止才終於把嘴唇鬆開，唾液沿着舌頭滑下，牽成柔韌的細絲。莉莉仍為過激的深吻而迷蒙，伊芙則是駕輕就熟地咬着下唇，右手輕輕撫着對方的臉頰，左手悄悄解開了她背後的鈕扣。

呀，我好像曾經答應過會讓他摸摸奶子？

「.....怎麼了？」

伊芙的停頓被莉莉給察覺到了。

「呃，沒、沒什麼。」回過神來的伊芙顯得有點慌張，猶豫了一下，又說：「今天.....還是別做了吧。」

「吓？為什麼？」

「我有點擔心那個在外面閒逛的男.....表妹。」

「擔心？為什麼需要擔心？」

「那個.....他剛來不久，人生路不熟，會迷路呀，很危險。」

「你不是為了讓他別當電燈泡才叫他去逛街的嗎？而且，迷路能有多危險呀？她是如此高大強壯的一個人，大不了就去找警察嘛？」

對他來說最危險的就是警察呀。「這.....很難說明，反正我就是很擔心。」

熱情冷卻。她們恢復成理智的文明人，各自整理着一度凌亂的儀容。

「她就住在這房間裡吧？那客人來的時候怎麼辦？」

「用一個小謊話蒙混過去了。」

「哦.....小謊話呀.....」坐在床邊的莉莉低吟着，自行把胸罩重新扣好。「那你有跟她收錢嗎？」

「收錢？他又沒有工作，我怎可能跟他要房租呀？反正就那麼一點點錢而已。」

「我不是指房租，是說她嫖妓的費用。」

「他！？我才沒他做過啦！」

「.....你的反應很大呀？有必要這樣嘛？」

「他就算付錢我也不會跟他做呀！」因為他可是個男人呀！怎麼可能會跟他做！？」

「為什麼？連錢也不要了？」

「因為他.....他是我親戚呀。」

「都什麼年代了，還講這套呀？」莉莉偷偷地嘆了一氣，又繼續說：「還記得我上星期提到過的那個舞團的面試嗎？」

「那面試怎麼了嗎？」

「面試是通過了，但保證金、手續費之類的需要一筆錢。但.....你知道的，我沒有錢。真是的，我真不明白為什麼工作前要先付錢，我有錢就不必工作啦。」

「哦.....但我最近手頭有點緊呀。」

「生意不好？」

「不不不，是昨天陪他去買衣服，所以多花了一筆錢。」

「又是她呀.....好吧，我明白的。」莉莉站了起來，淡然地取回了自己的手袋。「但這可真是意想不到呀，你居然也會腳踏兩船呢。」

「等、等等！不、不是這樣的，雖然我確實是有買衣服給他，但大半都是買給我自己的呀！」

「好啦好啦，不用解釋了。什麼表妹嘛，這種謊話我說得可多了，你騙不了我的，我是專家呀。」

「等等呀！真的不.....哎？你.....是專家？」

「反正都失寵了，繼續丟人現眼還不如乾脆點結束呢。對呀，我跟你一樣，還有其他女朋友。但是呀，面試成功需要一筆錢這件事是真的，我可不是什麼騙子喔。唉，雖然你沒什麼錢，但我覺得跟你在一起還蠻開心的呀，最少在床上會很刺激。但是嘛.....哎，算了，就祝你們幸福囉。」

一切都發生得太急促，在伊芙反應過來之前，莉莉自顧自地掏出了手機，邊朝着門口走去，邊撥了一通電話。「喂？打工提早結束啦，你現在有空嗎？」

伊芙呆坐在床上，聽着那曾經專屬於自己的聲線正向別人獻媚。抬頭追望，她的身影已經不見了，只剩下一扇即將關上的門。

假如衝出去的話，還能挽回這段關係嗎？大腦依然無法接受，但身體卻早已明白了，那種玩意根本不曾存在過，一切都只是自己一廂情願。

啪——門關上了。伊芙始終待在漆黑的房間裡，一動也不動。

酒醉

男人回到房門前，掏出伊芙分給他的匙卡。還沒開門，就嗅到了一陣濃烈的酒味。女人也懂得喝酒助興啊，她們喝的是什麼酒呢。他不以為然地打開房間，終於察覺到這陣酒臭其實過於濃烈。往前一踏，男人險些滑倒，不知名的酒正在地板上蔓延，來自一堆倒卧着的酒瓶，以及它們所包圍着的那個女人。

男人選擇了打開床頭燈，為免滑倒，也為免吵醒睡在地板上的伊芙，他小心翼翼地走到旁邊，靠近一看，發現她的眼角有明顯的紅腫、淚痕，妝也花掉了。

原來她是喝醉之後會哭的那類型啊。

男人並非第一次看見喝醉的人，因為男人們也很常喝酒。把酒瓶挪開了之後，男人花了兩三下功夫便把伊芙抱到床上去。他本來是打算用拖的，但伊芙意外地很輕，比他應付過的人都要輕。

「莉莉？」迷迷糊糊的伊芙坐了起來，醉昏昏的頭腦和紅腫的眼睛令伊芙看不清房間裡的人，當然，燈光也是個問題。

為什麼她的女朋友不留下來照顧她啊？男人放下手上的暖水壺和杯子，回到床邊把她的被子蓋好。

突然，伊芙使勁地把男人的手給抓住了，用半醉不醒的聲線說：「我錯了！他不是表——嗝——妹，但他是男人呀.....不.....我跟他.....不可能.....」中途還打了個酒嗝。

就在男人正為那位女朋友沒有留下而慶幸時，伊芙突然吮泣了起來，斷斷續續地唸着：「沒關係、沒關係的.....就算你.....有別的女朋友也.....」

男人此刻終於察覺到了異狀，而且，還察覺到這件事情自己也有一點責任，甚至是很大的責任。雖然，看那女人剛才春風滿臉的模樣，大概也不是什麼好貨色。

「錢.....我會賺.....我會努力去.....所以.....所以.....」

但看着泣不成聲的伊芙，即使只是一條導火線也感到了內疚。男人想要安慰她，卻頓時手足無措。

男人並非從沒見過失戀的人，畢竟男人們也會失戀。亦並非沒見過失戀又喝醉的人，因為失戀的男人們也很喜歡喝酒。但失戀又喝醉的女人，他實在不太會處理。不如說只要是女人他就不會處理。但眼前的這個事態是自己造成的，伊芙又是自己的大恩人，他無法放任不管。

總之，先握緊了伊芙的手，試圖給她一點點安全感。然後坐到床上，用手臂搭着她的肩膀，讓她倒在自己的懷裡，輕輕地環抱着。過了一會，哭聲聽起來好像小了一點。應付男人的方法似乎也有效，但也可能只是哭累了而已。

本來，在這時候就可以開始上下其手了，但現在要安慰的是個女人，所以略過這一部份。

「莉莉.....莉莉.....不要.....不要走.....」

因為跳過了至關重要的部份，男人也不知該怎麼辦，就放任伊芙哭在自己的胸膛上，聽着她低吟舊情人的名字，也許以前也有人這麼喊過，但當時的男人並沒有認真去聽。特別是名字的部份。

「不走，不走喔。」因為跳過了至關重要的部份，安慰這個原是小節的部份變得非常漫長。男人摸了摸伊芙的臉，看着一度痛哭的她逐漸緩和下來，淚痕下浮現出一點滿足的笑容。

.....這樣撒謊騙她真的好嗎？她明天醒來時還不是得面對？

算了，喝醉的人也記不得吧。而且，在這種時候喝酒的人，怎可能想知道真相。

移情

頭很痛，很痛。

我喝酒了嗎？昨晚.....

中午，宿醉的伊芙扶着額頭，勉強自己爬起身來。嘗試在腦海裡尋找昨晚的記憶，湊併那些混亂的碎片。伊芙低頭望向枕邊人的臉，哪部份記憶是幻覺，哪部份是現實，殘酷地一目了然。

為什麼是你，不是她？

這時候，男人也醒了過來。「.....我去替你倒杯水。」他趕忙離開床，為了逃避伊芙那失望的視線。

伊芙看不見自己那張哀怨的臉，也不知道男人是多麼自責。她只是覺得這個男人才剛睡醒就忙着照顧自己，實在體貼得有點誇張。看他一臉睡眠不足的樣子，就想像到自己昨晚哭得有多誇張。還記得昨晚有被人溫柔地擁抱過、安慰過，雖然印象中那個人並不是他。

伊芙檢查了一下自己的衣服，雖然說不上整齊，但似乎什麼都沒發生過。也對，畢竟他是個男人呀，假如發生了什麼反而奇怪。

「可惜你是個男人。」伊芙的聲線因昨夜的痛哭而沙啞，這句話沒能傳到任何人的耳中。

稍稍休息過後，頭痛似乎不再嚴重，伊芙終於離開了床，重新替自己畫了個妝，戴上了假髮。

「還工作嗎？」

伊芙生硬地擠出了一個笑容，說：「那些酒很貴呀。」

埋首工作，麻醉感情，讓時間沖淡記憶，等待傷口癒合。這本來是處理失戀的最佳辦法，但偏偏她是個妓女，是個出租的愛人。

「但你現在.....」

「失戀也要賺錢呀，就算我不吃你也得吃吧？」

一個無心的玩笑話勾起了男人的內疚，令他失去了爭議的資格。伊芙默默步出房間，想要翻轉接客的牌子，洽巧，有個穿着黑色套裝的長髮女人正站在門外。

一切都如往日那般，男人躲在窗簾之外，傾聽房間裡傳來近乎淒慘的聲音。只是今天的聲音裡混雜了

一些哭泣，只是今天忍不住聲音的並不是客人，而是伊芙。

過了許久許久，房間早已安靜下來，但伊芙卻還沒有過來把窗簾拉開。男人偷偷瞄了一眼房內的狀況，發現伊芙睡着了，安穩地睡在那位長髮的客人的懷裡。男人沒有作聲，悄悄地回到窗簾之外，昨夜不曾入睡的他終於放下心來，在窗台上偷偷補眠。

深夜，伊芙在那位客人的懷裡醒了過來。「抱、抱歉！我居然睡着了！」

「不用道歉，你確實需要休息。」她微微地笑了笑，整理了一下服裝，然後從錢包裡掏出了大疊的鈔票。

這數量讓伊芙也驚訝了起來。「呀.....不需要那麼多，就算是小費也.....」

「我還會再來找你的，就當是預付吧。這陣子別接其他客人了，多點休息。」

伊芙接過了被塞來的鈔票，大腦彷彿是停止了運轉，呆呆地目送那位客人離開房間。良久，才急忙地下了床，衝過去把窗簾拉開，一臉激動地喚醒了男人。

「這個史小姐實在是溫柔得不可思議！她在完事之後留下來聽我訴苦，在我哭到睡着了的時候居然一直抱着我直至我睡醒！幾乎浪費了她的半天呀！不單沒有半點怨言，還叫我好好休息，這實在太不可思議了！這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棒的人呀！」

被驚醒的男人一時反應不過來，說話的內容有聽沒懂。但看見伊芙恢復了過來，還如此興高采烈，他亦由衷地感到高興。

奇怪的嫖客

隔天，那個妮琪還當真來了。在伊芙正要開始營業的時候，一開門就看見了她，這回她沒穿黑色套裝，打扮休閒了一些。男人看伊芙一臉高興，又看這位客人已經是第二次來了，便省去了保鏢那段謊話，準備躲進窗簾裡。

「我只打算聊聊天而已，保鏢小姐你大可以留下來，不必躲到那邊去。」

「.....聊聊天？」這是男人第一次聽見客人進房間來是打算聊聊天的。

妮琪發現了他詫異的神情，趕忙解釋說：「錢我還是會給的啦，不用擔心。」但這解釋卻越描越黑，令男人更加難而置信。但他看伊芙一臉高興，就沒有深究下去了。

結果，客人跟妓女還真的坐在床上聊了起來。「妮琪你是什麼星座？我是.....」

雖然男人也在場，但也只是坐在伊芙旁邊而已，裝作正在聽的樣子。畢竟客人本來就是來找伊芙的嘛，就算不做愛只聊天也不關他的事。

「哎！我們的星座很配嘛！」

「對了，保鏢小姐你又是什麼星座呢？」

「啊？」男人完全沒料到她們會向這邊搭話，特別是那個本應是來嫖妓的客人，害他被稍稍的嚇了一跳。「星座啊？白羊吧。」

「對了，妮琪，你是做什麼工作的呀？」伊芙沒有替男人的星座與她們的作匹配和點評，直接跳到下個話題，一個男人非常在意的話題。

「我被一個民間組織僱用，但總是沒什麼事情做，閒得要命。」

哦，閒得要命啊，難怪你能連續兩天中午來嫖妓，甚至聊天。

「你呢？保鏢小姐。」

「啊，我.....我是.....」男人稍稍猶豫了一下，然後，「是保鏢啊。」

「哎，對喔。那當保鏢之前呢？」

「在.....大學啊。」男人並沒有說謊，他確實是在大學裡面研究女人的資料。

「唸什麼學系呢？」

「歷史.....？」

「唸歷史系的人跑來當妓女的保鏢，好奇怪喔。」

「.....都差不多啦。坦白說，這世界有多少工作是能跟歷史系扯上關係的啊？博物館嗎？」

「也對，但是.....」

「妮琪妮琪，你有什麼興趣呢？」伊芙迅速地換了一個新的話題，但也許並沒有掩護男人的意思。

「興趣啊.....運動、健身之類吧？」

「好健康的興趣呀！哪像我只待在房間裡看愛情小說。」

「你的工作本來就是一種運動，休息時看看書也很正常呀。」回答過後，妮琪的視線又一次越過坐在中間的伊芙，轉移到男人身上。

「我就.....看看電影吧。」雖然最近並沒有這種餘暇，但在自己的國家的時候確實是這樣。

「看什麼類型呢？」

「動作片吧，警匪、尋寶之類的，還有巨型機械人。」

「很冷門嘛。」

「這有很冷門嗎？」

「一年都不知道有沒有一部動作片，你還敢說不冷門？而且什麼巨型機械人.....真的有這種電影嗎？」

男人差點忘記了這兒是女人的國家。「啊.....偶爾也看恐怖片啦，偶爾。」

「恐怖片！哎！我超喜歡看恐怖片的耶！」

「我也看恐怖片呀！改天一起去看吧？」伊芙也附和了起來。

「好呀！約定囉！」

男人完全無法理解。

根據文獻記載，過去的女人大都是很害怕看恐怖片的，她們會不斷尖叫，甚至是閉上眼睛。都幾百年了，這玩意為何沒有女人的國家裡絕跡，而且還這麼受歡迎？

看電視

這一天，伊芙大清早就出門去了，沒戴假髮，去跟妮琪看恐怖片。真不明白她們為什麼大清早就看恐怖片，也許是會比較便宜。因為沒那麼恐怖。

但不恐怖的恐怖片有什麼好看？

男人罕有地得到了整個房間，便打開了電視機。伊芙很少開電視，因為一旦有客人進來便要關掉，沒辦法看完一個節目。所以她選擇看書。

昨天，妮琪提到這邊的動作片很冷門。男人認為有可能是男女的喜好存有差異，也許在自己國家裡遭到冷落的類型在這裡會很發達，說不定能夠以影視作品來進行男女間的文化交流。

打開電視，率先看見的是新聞台，毫不意外。伊芙不愛看電視嘛，只看看新聞也很正常。

大致上沒什麼差別，就是主播變成了女人而已。

女主播好看嗎？大概是吧。其實男人他不知道女人長什麼樣才叫好看，但主播應該都是好看，畢竟新聞的內容都差不多嘛，主播是關鍵的競爭點。

換到另一個台，有一個女人在洗澡。是賣淋浴露的廣告。也沒什麼差別，就裸體的人換成了女人而已。

再換個台，是動畫台。一些頭髮五顏六色的可愛小孩穿着跟自己髮色相同的可愛衣服去打怪物的節目。也沒什麼差別，就褲子變成了裙子，角色變成了女孩子而已，其實都長得差不多呀，就算說她們是男孩子也沒有問題。畢竟是畫出來的。

又換了個台。一個女人脫到剩下內衣，大概是輸了什麼遊戲。舞台上的其他女人，觀眾席上的老老少少都捧腹大笑，是綜藝節目嗎？也沒什麼差別，就多了一件胸罩而已。

又再換了個台，是電視劇，也許是電影？不清楚，這次沒辦法一眼看出差別，便繼續看下去。

「喂，你怎麼開着電視睡覺？」不知不覺間，伊芙回來了，把男人叫醒。

「我剛剛.....在看一套電影，主角喜歡一個女人，但卻故意撮合她和另一個女人走在一起，又整天偷偷摸摸地哭，超奇怪的。」

「不就『讓愛』嘛，我有那本小說呀。這電影是經典中的經典呀，你居然看到睡着，真不會欣賞。」

「原來那是經典哦，改天再看一遍.....呀，對了，恐怖片看得怎麼樣？」

「不錯呀，我抱了她好幾遍。」

「是有那麼恐怖喔？」

「也沒有特別恐怖，但看恐怖片的時候可以趁機會偷抱別人是傳統吧。」伊芙一臉理所當然地說。

「哦.....我們的國家裡沒有這樣的傳統。但她第一次來光顧的時候不就抱很久了嗎？」

「看恐怖片抱跟做愛抱不一樣呀！」

「哦.....」畢竟男人並不太清楚女人的事情，伊芙說什麼他就聽什麼。他這個男人認為正確的，在女人的國家裡也許是錯誤的。

「話說起來，她一直問我有關你的事情呀？從哪兒來的，跟我是什麼關係之類。」

「會不會是嫉妒了啊？」

「嫉妒？」

「從她的角度看來，我們是同居的關.....」男人察覺到自己說錯話了，趕緊停住。正因這樣的誤會，伊芙才會跟上任女友不歡而散。在她的傷口癒合之前，男人不應該提起這些。

「對喔！當時莉莉也是如此懷疑的。嫉妒你呀.....看來她也對我很有意思嘛？」

「大概.....吧？」男人稍微嚇了一跳。這也癒合得快了吧？

禮物

14.禮物

「我出去一下，你看家喔。」大清早，在男人剛起床的時候，伊芙已經打扮好了。過去都是她比較晚起床的，在結識妮琪之前。

「約了妮琪？」

「不，今天是去買禮物。」

「禮物？最近有什麼節日嗎？」

「跟妮琪的相識一星期紀念呀。」

「相識一星期.....紀念？」男人有點懷疑自己的耳朵，假如相識一星期也能是個送禮物的理由，在這裡經商一定很容易。「在我的國家裡，這類相識紀念最少也得是一週年。」

「一年才慶祝一次？你們男人真沒情趣呀。」

「每星期都送禮物，哪負擔得來啊？」

「並不是每個星期呀，下次慶祝就是一個月了。而且重要的是心意呀，也不一定要很貴的禮物，那點錢我還付得出來。」

「但最近的客人不就只有妮琪而已嗎？錢都是從她那兒來的，不就像是用她的錢替她買禮物一樣？」

「這.....不就更應該買禮物送她？」

「這叫回贈而不是送禮吧？」

最後，伊芙還是去買禮物了。男人沒辦法，沒權利，也沒必要阻止她。

叮咚——伊芙才剛離開不久，門鈴響了。外面明明掛着了NO的牌子，為什麼還會有人按門鈴？是酒店的人嗎？

「嗨。」結果是妮琪。

也對，因為她是不必看那個牌子的。最近那牌子總是NO，就是因為伊芙聽她的話，多休息，不接其他客人。以妓女的角度來說，伊芙算是被她包起來了。

「你來得真不巧，伊芙剛出去了。」

「這個我知道呀。」微笑着的妮琪自顧自地走了進來。「我在酒店門外有看見了她。」

男人並沒有阻止她進來。關上門之後，他稍微猶豫了一下。「.....我不接客的喔？」

「你想太多啦。」妮琪笑得更利害了一點，習慣地坐到床上，拍了拍她旁邊的位置。「聊聊天就好了，聊聊天。」

男人略帶警戒地坐了下來，默不作聲，感受到妮琪那露骨的視線把自己從頭到腳掃了一遍。

「你平日那把長髮原來是假的呀？」

男人頓時驚惶失措，才想起了自己沒戴假髮。

「哎，毛孔很大呀。嗚哇，好多鬚根。」

也沒讓伊芙化妝，也沒用伊芙剃腳毛用的剃刀刮鬍子。男人的雙手狼狽地試着把破洞掩住，但一切似乎都太遲。

「剛起床，還沒化妝呀？」

「對、對啊，剛起床。」男人被妮琪的說話提醒，配合着她，蒙混了過去。他看見過伊芙剛起床、還沒上妝的模樣，坦白說，比他現在好不了多少。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妮琪突然捏了捏男人的手臂，說：「你這肌肉練得好壯呀？」

「啊.....對、對啊。」男人繼續蒙混過去。

「你鄉下的大家都是這樣的？我們這邊不少人做運動時都會刻意避免練到肌肉。」

「刻意避免.....？為什麼？」

「就不好看嘛。雖然不想要肥肉，但也不想要太明顯的肌肉呀，又不是搞健美的。」妮琪順勢又捏了捏男人的大腿：「哎，有點粗呀。」

「這.....我這個算是一般而已吧？」

「在你的鄉下裡？」

「啊.....對啊，在我鄉下裡的大家都比較壯、比較高，我算是很一般。」

「喔，你這樣還算是一般喔？」妮琪一邊說，一邊捏來捏去，而且，慢慢往上。

「哎，這樣捏很癢耶。」男人以拙劣的演技阻止妮琪，阻止她繼續往上摸，免得她碰到那根女人不該有的東西。

「哎，你這是什麼玩意呀，好硬喔。」結果，妮琪的目標轉移到更上面的地方。「完全是洗衣板呀，完全只有是胸肌呀。」像是找到了新玩具般，使勁地拍打。

「大、大家都是這樣的啊。」

「長得那麼高，結果半點胸部都沒有？你家鄉下的基因一定有問題。」

「也、也許吧。」基因確實是不同啊，因為是男人。

「但你表姐好像跟你不大一樣呀？」

表姐？那個設定還沿用着嗎？「基因.....就是這麼奇妙啊。」

「話說起來，你表姐去哪了？」

話題終於從男人的身體上移開了，這讓他感到無比欣慰。「她去買禮物了。」

「禮物？最近有什麼節日嗎？」

「再幾天就是你跟她相識一週.....的紀念日。」險些把年字也說了出去。

「哦？一週紀念喔，她真有心思呀。」

看妮琪一臉驚奇和感嘆，男人莫名地感到有點難過。「你也去買個禮物吧，隨便送點什麼都好。她會高興的。」

「嗯，這確實是個好主意。就送戒指，或是項鍊之類吧。你想要哪個？」

「我？」

「嗯，你想要戒指還是項鍊？」

「不不不，我只是提醒你得去給伊芙買個禮物。」

「但那一天也是我倆相識一週的紀念呀？雖然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就只見了十幾秒鐘而已。」

男人頓時無言以對，等了好一會兒才想到推卻的理由。「我.....我沒錢，沒辦法回禮，所以不必送給我了。」

「這是送禮物不是交換禮物呀？你想要什麼就盡管講吧，聽說你是兩手空空地從鄉來這裡來的呀，一定有很多需要的、想要的東西吧？」

的確，從祖國偷渡到這邊來，行李在流亡期間大多都遺失了，被伊芙撿回來的時候幾乎一無所有，最後甚至連那套僅餘的航衣服也在自己失去意識的時候被她丟掉了。需要的東西確實是很多，曾經。但現在似乎又沒什麼特別需要，多虧了伊芙。

「需要的、想要的.....錢吧？」

「你這個人還真直接呀？想要多少？」

「不，我並不是想要錢。」男人沒有料到妮琪會如此豪爽地答應，嚇得他立即拒絕了。本來，他就沒有向妮琪要錢的意思。「我想要的是工作。」

「不要錢卻想要工作呀？你這鄉下人好奇怪喔。」

「嗯。就當是這樣吧，最少我父.....我家人是這麼教我的，不勞動的人就得處理家務、帶孩子，但...這裡是酒店嘛.....每天都有人收拾。」

「這樣呀.....工作呀.....但你不是保鏢嘛？你表姐的保鏢。」

「那只是做個樣子而已，好讓我能在她接客時也待在這裡，其實我並不是什麼保鏢。」

「哦————」妮琪的感嘆異常地有點長。

「但找工作可不容易呢。而且，大概不會有人願意請我吧。」

「對呀，你是鄉下人嘛。」妮琪微微地笑了笑，隨即轉身離去。走到門邊，又回頭問：「你覺得伊芙會喜歡什麼樣的款式？」

「可愛一點的吧。」男人稍稍猶豫了一下，又補充說：「只要是你送的，她應該都會喜歡。」

結

15 結

突然，門被踢開了。「唷！」被抱着大包小包、騰不出手來的伊芙踢開了。

男人趕忙上前迎接，問：「買這麼多？重要的不是心意嗎？」

「這些是我自己的啦。」伊芙把手上的都放了下來，在手袋裡掏出一個手掌般大的首飾盒。「禮物在這。」打開來一看，是一對設計簡潔、毫無裝飾的銀色小圓環。

「哦，耳環嗎.....看起來還不錯啊。」

「我就知道，這種老太婆的、半點特色都沒有的款式你最喜歡了。」伊芙輕蔑的話語裡面帶着幾分驕傲。

「但我喜歡沒有用啊，要妮琪喜歡才行。」

「還不明白嗎？這是送你的呀，蠢男人。」

「我？」

「對呀，相識一週紀念嘛。」

「.....今早不是說要去給妮琪買禮物嗎？」

「難道要說『我出門去買禮物給你』嗎？」

「但我沒有預備.....」

「好啦，別廢話了，趕快穿起來看看。」

伊芙拿起耳環，整個人靠了過來。踮着腳，把臉靠得極近，把男人的頭髮輕輕撥開。這是男人第二次如此接近地看她的臉，但在那個時候，她並沒有如此欣喜的微笑。

「咦？」笑容突然卸下，伊芙頓時滿臉詫異。「你沒有耳洞呀？」

「耳洞.....啊，沒有喔。」

「你是小孩喔？怎麼會沒有耳洞？」她萬分不滿地退了幾步，垂下躍躍欲試的雙手。

「我知道你們女人很喜歡戴耳環，但男人的話.....假如不是什麼影視明星，沒有耳洞才是成年人。」

「你早點講呀，早點講我就不買耳環了！現在怎麼辦？這種款式我可不戴呀！」

「這耳環.....其實看起來蠻像戒指的呀。」男人從伊芙手中的耳環拿了過來，試着套到手指上。
但似乎行不通。

「手指沒事長得那麼粗幹什麼呀你！還不如去穿個耳洞！」伊芙半開玩笑地、裝作生氣地叫着。

「要不要用鏈子串起來？」

「.....鏈子喔？」伊芙回頭去櫃子裡翻，翻了好一陣子。然後，兩手空空地走了回來，稍微有點尷尬，「全是些你不會喜歡的款式.....奇怪了，應該有一條是.....呀！」突然又大叫了一聲，高舉的雙手伸到後頸去，把自己正戴着的脫了下來，是一條帶十字架的銀色項鍊。「十字架沒問題吧？」

「呃，沒問題。」

伊芙靈巧地把耳環串到項鍊上，「我替你戴起來。」，又一次踮起了腳，手臂搭到男人的肩膀上，臉與身體亦自然地靠了上來。

「看起來還算不.....咦？什麼東西突了起來？」

「什、什麼東西？」

「好硬呀這個。」伊芙輕輕地按了按男人脖子的正中央。

「.....這？喉結啊，沒見過嗎？」

「從未看見過呀.....這個喉結有什麼作用嗎？」

「坦白說，我也不知道。但在我的國家裡大部份人都是這樣子的。」

「該不會是只有男人才有的吧.....擋起來比較好喔？」伊芙在剛買回來的東西裡隨手抽出一條花領巾。

男人一手接過領巾，低頭望了望剛戴好的項鍊。畢竟是設計給女人的，對他而言果然是有點不合。兩隻耳環以及分隔開它們的十字架都沒能垂到胸前，落在一個距離心臟有點太遠的位置。

男人默默地把領巾圍上，確認有好好地把不該有的特徵，以及伊芙送他的項鍊都摭擋住了，才把結打緊。

「明天去買妮琪那一份，你也要幫忙挑喔。」

「嗯。」

收禮

16.收禮

又一次陪伊芙到商場來，並不是上次的那一家。男人問到，伊芙說那家商場買不了禮物。

到底哪兒不適合？那兒明明就什麼都有。

「打算送什麼呢？」尾隨在伊芙身後的男人問。

「不知道呀，就邊逛邊想嘛。」伊芙拿下了架子上的一件毛衣，漫不經心地答話。

「那要送什麼類型的禮物？」

「.....類型？」伊芙猶豫地覆述說，彷彿完全沒有這個概念。

「例如雨傘、電器等等。總之先決定送什麼類型，再仔細挑吧。」

「假如決定下來的話，就失去逛商場的樂趣了。而且，你剛才說的都不能是禮物呀。」

「不能是禮物？那什麼東西才能是禮物？」

「.....項鍊、耳環、毛公仔之類吧。」

「為什麼我說的那些不能，而玩偶和飾物就可以？」

「因為你說的那些很容易壞掉、破掉呀。假如送一個電飯煲，用過幾年壞掉不就得丟掉了嗎？送禮物當然是希望別人能夠永遠珍惜呀，怎可能送消耗品。」

「就算壞掉也不一定得丟掉啊。」

「壞掉的電飯煲留下來幹嗎？」

「擺着啊。」

「擺個壞掉的電飯煲在家裡幹嗎？」

「玩偶什麼的還不都是擺着。」

「毛公仔怎可以跟電飯煲混為一談？」

伊芙的眼角突然瞄到些什麼，便放下了手邊的毛衣以及爭議，快步地走了過去。「這個看起來不錯嘛。」拿起一件灰色的外套。「你覺得怎樣？」

男人輕輕地嘆了口氣，「不太像你會穿的款式。」

「九唔搭八，我是問你覺得這件外套怎樣。」伊芙顯得有點不耐煩。

「給我的？」

「對呀，怎麼看都不像是我會穿的款式嘛。」

「.....昨天不是送過我禮物了嗎？」

「哎，那又有什麼關係？」

「昨天因為一週紀念收了份禮物，然後今天又收一份，那.....禮物還有什麼意義？」

「你也太計較了吧？照你這個道理，孩子們就不能收生日禮物了呀，因為她們所有東西都是媽媽給的。」

男人頓時無言以對。所以我們之間是母子關係嗎？

「好啦，別廢話了。你到底要不要這件？」

男人猶豫着，他默默地低着頭，視線始終停在自己的腳邊。「不要。」

「那就不買囉。」伊芙一臉不在乎地丟下了外套，悠然地繼續逛着，男人依舊隨着在她的身後。

挑

17 挑

自己的東西幾乎都買完了，伊芙前思後想之後折回兩小時前的一家飾物店去，拿起一個手環以及一條項鍊。她當時就真的很想買了，卻又說要把整個商場都逛完再回來決定。

「這兩個都很不錯呀，你覺得我應該送哪個？」

「都送不就好了嗎？」進入商場第四個小時，男人覺得什麼都沒所謂了。

「紀念禮物只能是一份呀，怎可能都送？你認真點行嗎？」

「就像耳環是兩隻為一雙那般，就說這項鍊跟這手環是一組的。」

「風格完全不一樣呀，怎麼看都不可能是一組！」

「那.....就都買下來吧，另一份算是我送的。」

「算是你送的？這也可以嗎？」

「可以啊，只要對方有收到禮物、有高興就行了吧。你想想哪一份是算自己送的，哪一份算是我送的？」

「嗯.....」伊芙為了看清楚，把兩件飾物拿得極近，彷彿是要用嗅去分辨。「那我就送手環，你送耳環好了。」

「手環有比較好嗎？」

「嗯，好一點吧。」

「既然能分出勝負，那就送手環好了，耳環不必買了。」

「.....」伊芙花了半秒鐘，理解到男人的意思，「還是要買，等機會再送。」

完成任務的兩人終於離開商場。領在前頭的伊芙抱着無數戰利品，凱旋而歸；尾隨的男人則因為早前的拒絕，空手而回。

「不分我一點嗎？」

「.....這可沒有你合穿的喔？」伊芙一臉驚訝回頭說，手邊的袋子差點就要掉到地上。

「我的意思是，給我拿。」

「.....我這輩子從沒聽過這種要求，你對搬運很感興趣嗎？」

「我只是看你拿得很辛苦。」

「抱着一大堆東西回家也是購物的一部份，是一種滿足感。我看你是不懂吧？」

「.....不懂。但我看你幾乎要拿不住了。」

最後，在男人的堅持下，他被獲發兩個小紙袋，裝首飾的，輕得很。因為實在太輕了，反正也不能帶來什麼滿足感，就用來塞着男人的嘴，好讓他安靜點。

手機

18.手機

這天就是一週紀念，妮琪才剛來就被伊芙拉出去約會了。在她離開之前，手亂腳忙地把一份禮物丟給了男人。

他還記得當時曾說過想要工作。他也知道這並不可能的，但看着手上的小盒子，難免有些失望。

雖然失望，禮物終究是禮物，有總比沒有好。拆開來看，一塊粉紅色的薄片，是智能手機吧。把說明書擱在一邊。男人摸索着機身，隨便按按所有看起來像是按鈕的位置，兩三下就開機了。

也許早就該研究女人們的手機，但因為男人自己用不着，畢竟沒人可以聯絡，就忘記了這點。事實上，從不知何時開始，手機已經不再是聯絡工具，而是一件萬用工具。

過去曾花了不少時間去把各種既有的工具整合到手機裡，地圖、電筒、相機，甚至連電腦都被塞進去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不少研究者甚至略過了把新工具製造出來這個步驟，直接把它們作成手機的新功能、或是輔助部件。

男人先拍了張照片，想說想測試一下鏡頭的象素，看照片時卻發現旁邊有好幾個默生的按鈕，隨便按一下，照片便被加上了各種特效、圖案、花邊。女人們對美的堅持果然不容忽視，不單化妝技巧高超，甚至為手機內建了繪圖程式。

繼續研究，發現有個按鈕說顯示營養。他就去翻出伊芙的零食，拍了張照片，再去按那按鈕。真的顯示出了零食的卡路里以及成份，還順道顯示出這零食的名稱，以防程式出錯。這個程式對運動員以及健美先生之類的應該很有幫助吧？原來女人們這麼重視營養攝取，雖然看起來似乎沒什麼肌肉。

天氣報告程式也非常先進。更新速度異常地快，地區劃分精細得離譜，又有着許多男人從沒看見過的參數，為數不多的、他能夠看懂的紫外光指數卻又與他所認知的不一樣，女人們的計算方式仔細得多。

在男人正驚嘆之際，電話鈴聲突然響起了。明明是新手機，這麼快就有廣告電話了？男人漫不經心地望了望來電顯示，才發現這是有被紀錄下來的號碼，也許是妮琪貼心地設定吧。

但來電顯示的名稱並非妮琪或伊芙，而是店長。

「喂？」結果還是接了。

「喂，是伊男小姐嗎？」

「伊.....男.....小姐？」因為設定上是伊芙的親戚，所以姓伊。又因為伊芙總是說漏嘴，讓「男」被當成名字了吧。「是的。」男人稍稍想了想，覺得這個名字確實是指向他。

「我想確認一下你什麼時候能上班，因為現在店裡有點缺乏人手。」

「上.....上班？」

堅持

一時口快，答應了明天就能上班。隨後冷靜下來，男人開始猶豫。雖然待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都沒出差錯，但只是終日躲在房間裡而已，如此貿然到外頭去上班會不會太危險了？

夜裡，伊芙回來了，男人便跟她商量。她這下子才知道妮琪幫男人找了份工作，妮琪在約會中似乎沒有跟她提到。

「那是什麼類型的工作？」

「餐廳。」

「怎會如此簡單就僱用你了？她們甚至沒見過你吧？」

「大概是妮琪打通了關係.....」

「但你甚至連履歷都沒寫呀。就算如何靠關係，也得填個履歷吧？」

「那似乎只是間小餐廳，可能並不在意這些吧。反正，他們就是決家要僱用我了。」

「但.....太危險了吧？」果然伊芙也這麼認為。「搞不好會被別人發現你是個男人。」

「對，我也在想這個問題。果然還是推辭掉好了？」

「嗯，推掉吧。就乖乖待在我這，這樣才安全。話說起來，你為什麼會想去工作呀？想要錢嗎？想要什麼我可以買給你呀。」

「不.....」男人想起原因，被伊芙提醒了。「果然，我得去工作才行。」

伊芙被輕輕地嚇了一跳，又向男人講述他去工作的危險性。男人理解伊芙的擔憂，卻選擇了固執地堅持。男人不想繼續躲在這房間裡，這保護傘下。他甚至沒有把理由說出口。

「無論如何，我都得去那餐廳上班，去工作。」

伊芙覺得他冥頑不靈，「出問題時，別說我沒提醒過你。」然後就把這話題擱到一邊去，也把男人擱到一邊去了，自顧自地拿起了一本小說。

「明知道有危險還去，腦袋一定有毛病。」過了不久，正在翻書的伊芙突然自言自語說。但男人並沒有理會她。

「不然就是耳朵有病，聾了。聽不懂人話。」每十多分鐘伊芙便自言自語一次，內容大同小異。直至幾個小時之後，躺到床上之後，並且完全入睡為止。

翌日，男人大清早起來，換好衣服，坐在化妝檯前。雖然上次並未喬裝也沒被妮琪看穿男人的身份，但出門始終必須化妝，因為女人似乎必須化了妝才會出門、化了妝才可以出門。但從來都是伊芙替他弄的，男人根本不會化妝。他迷惑地面對着五花八門的工具，不知從何入手。

「昨晚不是很神氣地說無論如何都得去上班？」伊芙不知什麼時候爬了起來，站到男人的背後。

男人驚訝，然後無言以對。伊芙也沒說話，在化妝品堆中上挑出了幾種，逐一擺到化妝檯上，擺到男人的臉前。在男人正要反應過來，想要開口之際，伊芙冷淡地轉了身，爬回床上去，大動作地掀起被子，刻意地蓋着自己。

男人的視線停留在被子下的伊芙身上，過了好幾秒鐘，才回過頭來面對化妝檯。依賴被伊芙擺出來的順序，依賴被伊芙化妝時的記憶，男人以劣拙的技巧操控着各種工具，總算是畫成了一個淡妝。多虧伊芙沒把太難用的傢伙拿出來。

男人照了照鏡子，覺得差不多了，便收拾好必要的東西(其實也只有手機和匙卡)，預備離去。關上房門前，男人悄悄望向床上的被子，似乎沒有半點動靜，但摺紋與剛才的好像又不太一樣。

男人以為是錯覺，便關門離去。

直至聽見關門聲，伊芙才又從被子裡探出頭來。「那白痴還真的去了呀。」

上班

20.上班

雖然從沒去過那餐廳，但女人們的地圖實在非常管用，而且操作簡單。男人覺得自己在這個國家裡完全不可能迷路。距離，從地圖上看來，不算太遠，男人選擇步行。坐車反而會有上錯車、下錯站的風險，更重要的是，他不想花伊芙的錢去坐巴士。

來到了餐廳，尚未開店。僅有的幾個店員都為男人的體格而感到驚訝，她們覺得如此高大強壯的男人不去當運動員實在可惜，不論什麼運動都應該行得通。

大約四、五十歲的老闆倒是很冷靜，畢竟她是老闆，即使沒跟男人直接接觸過，也該略知一二。「阿侖。這位是新人，姓伊，你好好指導他。」然後便把男人推給了一個茶色短髮的店職。

男人依指示地穿上制服的粉色T恤，又套上一條花邊的白圍裙，跟在那位叫阿侖的人的背後。

「你之前有做過侍應嗎？」

「沒有。」

「.....人手不足的時候居然請個沒經驗的新人，是嫌我不夠忙嗎？」她以不會被遠處的老闆聽到，而身後的男人亦不怎麼聽得清楚的聲量說。隨後把點餐器交給了男人，讓他試着操作，又讓他背些食物的簡稱。這時候，男人非常慶幸這餐廳沒有特飲也沒有甜點。

沒有人期待男人馬上就能派上用場，所以今天他被告知的職務就只有把白開水和餐牌拿給客人。其餘的先看着學。

然後，餐廳裡來了兩個不速之客。

男人如常地把水和餐牌拿過去，「哎，你這身打扮真是有夠不搭呀。」，聽見熟悉的聲音才抬頭往客人的臉一看，是伊芙。「難怪你總是要穿那些死板的衣服。」

男人並沒有這裡的地址告訴伊芙，因為她是反對男人出來工作的。往她的同行者一看，果然是妮琪。畢竟是她介紹男人來的，當然知道地址。

「你們兩個.....怎麼過來了？」

「擔心你，就來探望一下呀。」

「我是上班呀，又不是上醫院，擔心什麼？探望什麼？」

「擔心你跟同事相處不來之類？」

「這有什麼好擔心。」

沒好氣地應付完伊芙，然後換妮琪來發問：「工作如何？習慣嗎？」

「才半天而已，也沒什麼習慣不習慣，總之我會努力的。」

看男人一臉謙恭地回話，伊芙又不滿地搭嘴說：「這與跟我講話時的態度相差好遠呀，明明我也是在關心你工作的狀況耶。」

「.....這怎能混為一談，你的關心根本跟工作沒關係。」

「職場裡的人際關係可是很重要的呀！要給別人留良好的第一印象才行！」

「哦，這麼快就有人探班啦？真好呢。」阿余冷不防地從男人的身後經過，話裡帶骨地小聲說。

「你們看看餐牌，等下會有人過來替你們點餐。」男人立即落荒而逃，心想：假如跟同事的關係變差，原因多半就是你。

余小姐

21.余小姐

午市完結了，趁店面的客人不多，男人到廚房裡提起了兩大袋垃圾，準備要拿去丟。

「你覺得一口氣拿起兩袋很利害、很威風嗎？」一旁的阿余冷眼地看着。

「這樣應該比較有效率吧？」

「效率？你知道要丟到哪嗎？」

「阿.....余小姐，這些垃圾應該丟到哪呢？」

「跟我來。」

空着雙手的余小姐領在前頭，帶着男人從後門出去，走在橫巷裡，步伐明顯地刻意地不正常地急促，甚至連她自己也覺得有點辛苦。這是打算把自大的男人甩在一定距離之後，教訓他拿兩袋反而走得慢吞吞，垃圾多的時候應該叫其他人幫忙一起丟。

走了一會，余小姐覺得差不多了，便停下了腳步，打算轉頭開罵。

但看不見男人。難道自己真的走得太快了？把那傢伙甩得太遠了嗎？

「怎麼了嗎？」

余小姐聽見男人那沙啞的聲音，又轉過頭回來，才發現拿着兩袋垃圾的男人站在她的旁邊，臉不紅，氣不喘。

「你.....是運動員吧？前國家隊？舉重？」她得出了這麼一個結論。

在男人搖搖頭之後，余小姐又繼續說：「那就是現任國家隊囉。」

男人又搖搖頭，余小姐顯然不相信他，亦不明白他為什麼要隱瞞運動員的身份。

汪——汪——

突然聽見幾聲狗吠，才發現路被一隻野狗堵住了。

「新、新來的.....你、你冷靜一點喔。」她用顫抖着的聲線說：「狗的目標是垃圾，你明白嗎？」

「明白的。」男人邊回答，邊把手上的垃圾放了下來，從地上撿起一根鐵水管，使勁地敲了敲牆壁，

又敲了敲地面。隨後把水管舉高，大聲一喊：「哇！」嚇得野狗落荒而逃。

余小姐目瞪口呆地站在一旁，彷彿連她也被嚇到了。猛然回過神來，說：「原來是馴獸師呀？馬戲團？」

男人又搖了搖頭，這讓余小姐對他的身份更加好奇。

正當余小姐打算繼續領路時，男人突然喊住了她：「能幫我拿一袋嗎？」

「吓？」

「我想空着一隻手來拿水管。」

「.....所以說別以為拿兩袋很威風，下次要找人幫忙一起丟喔。」總而言之，教訓男人的目的達成了。

憐憫

22. 憐憫

男人回到了酒店，來到房門前，牌子依舊是NO。伊芙依舊坐在床上看愛情小說，僅僅抬頭瞄了他一眼，視線又立即回到小說上。

「辛苦嗎？」她問。

「一般般。」因為體力上的差距，為女人而訂造的工作量對男人而言，即使並不輕鬆，卻也很難談得上辛苦。

伊芙稍稍沉默下了來。她本來要嘲笑男人自討苦吃，但他卻只覺得一般般而已，這回答打亂了她的算盤。「那.....有遇上什麼困難嗎？」

「困難是沒有，倒是丟垃圾時遇到了野狗。」

「野狗？」伊芙立即合上了小說，認真地掃視了男人一遍：「沒受傷吧？」

「沒，我隨手抄起一枝水管，把牠趕跑了。」

「水管？你居然去挑釁野狗？你不要命了？」伊芙露出一副匪夷所思的神情，就像當時的余小姐那般。

「就一隻野狗而已，沒那麼嚴重吧？」

「誰知道那野狗有沒有病！你敢肯定不嚴重？」

「瘋狗症之類嗎.....確實，如此具攻擊性的野狗實在不太妙啊。我明天回去跟店裡提議一下，聯絡個什麼部門把附近的野狗處理掉。」

「處理.....」伊芙激動的情緒突然冷卻了下來：「這不太好吧。你別去挑釁牠就好了。」

「如果牠當真有威嚇途人搶食物的習慣，放着不管總有一天會出意外的。並非每個人都懂得應付野狗。」

這麼聽起來，伊芙也就沒理據反駁。

靜下來的伊芙又莫名地感到有點內疚，雖然此刻的她只是被說服的一方。但男人最初並沒有處理野狗的念頭，是伊芙提醒了他，才導致這樣的結果。

伊芙又望了望男人，看他一臉平淡，便問道：「不覺得那隻野狗很可憐嗎？」

「你沒見過。牠很醜、很髒、很瘦。」

「很瘦、很醜、很髒.....不就非常可憐嘛？」此刻在伊芙腦海中浮現的，是一頭毛髮沾滿泥巴、因飢餓精神不振的大型牧羊犬。

「.....說得也對。但還是要找人處理，實在太危險了。」

「但.....」

男人完全無法理解伊芙為何會如此同情那隻野狗，還為了牠而滿臉哀怨。伊芙甚至沒看見過那頭野狗，那頭掉毛掉得七零八落、瘦得皮包骨的黑色短毛唐狗。

八卦

23.八卦

這天，男人化妝化得慢了一點，沒能提早太多到達餐廳。在店面沒看到人，他暗嘆自己尚算準時，走到休息室的門前，聽見了吵鬧的談話聲，原來大家都裡面。

「早晨。」

吵鬧聲頓時消失了，在男人打招呼的同時。店員們各自交換了眼神，望了望手錶或掛鐘，然後不徐不急、整齊有序地步出休息室。余小姐走在隊列的最後一個，她尷尬地以眼角餘光瞄了一下男人，男人向她投以好奇的目光，她把頭別了過去，順手關上了門。

然後男人又聽見了那談話聲，這次的比剛才的微弱許多。

換過衣服，回到店面，男人留意到其他店員對他有點疏離，最少比昨天疏離。有些人工作得比昨天賣力，有些人比昨天沒力。余小姐過來交代工作時，則是一臉尷尬的。

「其實.....」在余小姐陪男人出外丟垃圾時，她問：「你跟店長是不是有什麼關係？」

「關係？什麼關係？」

余小姐又一次回避了視線，拉開了話題：「大家都覺得店長請你這個毫無經驗的新人很奇怪，懷疑你是她的情.....」余小姐的聲音轉細，稍稍沉默後，又改口說：「懷疑你是她找來的間諜，要調查我們的表現，然後登上副店長的位置。那個位置剛空缺了不久，你就進來了。」

「哦.....我想，我確實是靠關係的。但並不是店長。」

「誰？」

「上次來探班的，黑色長髮的那位。」

「哦.....那女人跟店長有什麼關係嗎？」余小姐的眼睛發亮了。

「我並不清楚。」

「吓？那麼，那女人是什麼人？」

「不清楚。」

「不清楚？卻能靠她的關係進公司？」

「只知道她經常很悠閒，卻頗有錢。」

「富二代嗎.....那你跟她又是什麼關係？」

「她是我.....親戚的女朋友。」

「那你現在.....」

剛巧走到後門，余小姐立即停止了提問，說：「你記住，不要只是準時，要提早回來。」便走進了店面。

此後，余小姐就再也沒有與男人有公事以外的接觸，反而是頻繁地與其他同事交頭接耳。

隔天，男人當真提早了出門，比大部份人都早到。「早晨！」他走進休息室，坐着包括余小姐在內的幾個店員。她們交換了眼神，七嘴八舌地問：「那個跟店長有關係的富二代是誰？」「那富二代今天會不會來？」

男人回答了，但他根本什麼都不知道，缺乏新資訊，害休息室陷入了短暫的沉默。

「換到剛才的話題吧，我覺得阿麗才是最有機會的。」

「對呀，阿麗！阿麗她.....！」

「早晨！」

休息室裡又頓時鴉雀無聲，然後，「我覺得瑪莉她.....」，「瑪莉嗎？我也這麼覺得，她的妝總是化得很濃.....」

男人並沒有記住全部店員的名字。但他這下知道了，剛進來的那位一定就叫阿麗。

撞破

24.撞破

伊芙輕輕地勾搭着妮琪的手臂，巧妙地沒為對方帶來半點負擔。

「他好像遇到什麼麻煩了吶。」伊芙說。「我看他昨晚神色有異，今早又走得特別匆忙.....會不會是被欺負了呀？我們去看看他吧。」

「小事而已，已經解決了。」

「解決了？」

「他有個不錯的同事。」

「他有跟你提過？」

「哦.....這.....當然沒有。但.....畢竟是我介紹他進去的嘛。」

「也對.....」

伊芙心不在然地繼續逛了一會，虛掛的手臂依然無意識地勾着，「吃飯囉？」，肚子並沒有很餓的她如此提議說：「順便看看他的情況。」

「這不太好吧。他不是不喜歡嗎？」

「所以我們昨天才沒有去呀。」

「今天真的不行，改天吧，改天一定陪你去。」

「今天不行？為什麼？」

「今天.....今天我想要親熱呀。他的那家餐廳太遠了，我想要趕快親熱。」

伊芙稍稍呆了呆，應答說：「哦。」

然後，伊芙的腦袋裡才冒出念頭：對啊，我們是情侶。雖然結識了之後都沒做過。

然後，伊芙把手臂勾得緊了一點。

在附近隨便吃了個快餐，兩人回到酒店。

「我想去沖個澡。」往日伊芙總是待在房間，所以事前往往不必刻意去洗。但今天出過了門，得把汗

味除掉。算是個專業守則。

隨意地把衣服丟掉，用花灑朝頭頂沖冷水。對啊，我喜歡妮琪。她美、她溫柔、她有錢。心臟附近莫名地有股不適，有股寒意。把水停了，睜眼一望，才察覺到自己沒摘下項鍊，妮琪送的項鍊。

圍上浴巾，伊芙回到房內，看着坐在床上的妮琪，正毫無儀態地用手指挖耳洞。

在搞什麼鬼呀？

伊芙的視線往下移，發現床邊放着一副小小的、黑色的耳機。這並非她的、或男人的東西。「原來你有戴着耳機呀，我都沒留意到呢。」

妮琪立即轉過頭來，眼睛瞪得極大，一言不發地盯着不知所以的伊芙。

承認

25.承認

伊芙心感不妙，本想拔腿便跑，奈何身體只圍了一條浴巾。緊閉着的嘴巴展出了微笑，慢慢地往後退，想要退回浴室裡。

「伊芙你.....」妮琪突然發聲，嚇得伊芙加快了腳步，逃進浴室，上鎖。雖然成功逃進浴室，但這卻是個失敗的選擇。房間裡有浴室的鎖匙，縱使在裡面上鎖亦沒有意義。

妮琪花了點時間找出鎖匙，然後無情地把浴室門推開。

「伊芙，你冷靜點.....」

這種話顯然無法讓人冷靜。被迫入絕路的伊芙撲倒了妮琪，試圖在混亂中壓制她。然而，妮琪兩三下功夫便掙脫了伊芙的纏繞，以擒拿術把她壓在浴室的地板上。

「冷靜點，我是自己人。」

「自己人.....？」

妮琪鬆開了手，示意伊芙穿好衣服，便回到房間裡面去了。待伊芙亦回到房間，只見妮琪坐在床上，一臉苦惱。

「自己人？」伊芙又疑惑地覆述了一遍。

「嗯，我是來幫你們的。」

「所以你知道他是.....」

「當然知道了。假如沒有那個男人，我就不必在這兒了。我受僱於一個希望兩國建交的議員。議員為了讓男人能對我國留下良好的印象，並且安全地回到他的國家，所以安排了我來暗中保護他，嗯，雖說是暗中保護，但既然被你發現了，那也就沒辦法了。此外，我還得盡可能滿足他的要求。」

「像是.....找工作？」

「嗯。那家餐廳的老闆是議員的舊友。」

「哦.....難怪這麼簡單就請了那傢伙.....」

「這下子你就明白了吧？我並不是敵人。」

「.....嗯。」

「對了.....很抱歉，我對你其實.....沒有抱太大好感。像是把你包起、叫你多點休息，目的是減少你們跟外人的不必要接觸。送禮物則是為了安置偷聽器，方便掌握你們的行蹤和需要。」

「呀，那種小事……不必那麼在意啦。」

「小事嗎？還記得第一次見你，你是哭得死去活來的呀……其實，你也沒有那麼喜歡我吧？」

伊芙稍稍地沉默了一下，「……大概吧。也許，我從來都沒喜歡過你。」

「哎，原來我是自作多情了呀？」因為已經露餡了，妮琪也就暢所欲言，毫不忌諱地說：「我還以為是我帶來的新戀情幫助了你走出情傷呢。俗話說，要忘記一段戀情最好就是展開一段新的戀情嘛。」

「嗯，你自作多情了。」伊芙尷尬地笑着、附和着。

假如我不曾喜歡過妮琪，那，我當時是如何跨過失戀的呢？

嗯。也許我早就應該承認。對，我喜歡他，喜歡那個男人。

失敗

26.失敗

在妮琪離去了之後，獨坐在房間裡的伊芙正面臨一個抉擇。

要告訴他嗎？假如告訴他的話，他會怎樣反應呢？

雙情相悅？不可能，不可能吧。對方可是男人呀，怎麼可能會喜歡我這個女人？即使喜歡，也只會是對朋友、對寵物的那種喜歡，不可能是愛。

被拒絕是一定的。而且，還會嚇到他吧，如此變態的念頭絕對會嚇到他吧，還可能會被他鄙視、疏遠。

畢竟，女人居然喜歡上男人，這種事情實在太荒謬了。如此一來不就變得像野獸那般低賤了嗎？人類花費了幾千年才擺脫了原始的低俗的異性交往，進化成高尚的同性戀動物，怎能在這個時候、因為我而導致文明倒退呢？

當然，他借住在我這裡、受着我的恩惠，是不會太明顯地表示反感的。但是，一定會很害怕吧，同住一個房間裡的居然是個有歪倫常的變態。從此，大概不會跟我同睡一張床了，也不會再共用化妝品和服飾，還會刻意回避跟我身體接觸，不小心碰到時便立即去洗手，把我當作帶菌者般看待.....嗚哇，這個我可受不了呀。

不說。嗯，絕對不告訴那個男人。

那麼，妮琪的事呢？要告訴他嗎？雖然她說過是暗中保護，但其實暗中不暗中也沒什麼分別吧？讓男人也知道的話，保護起來應該會方便上不少吧？

要解釋妮琪的身份，必定提到她對我示好是另有所圖的，是打算欺騙我的感情。說到這兒，男人應該會替我抱不平吧，對啊，他那麼較真的人，一定會為我生氣吧，說不定會喊着要替我打妮琪一頓。然後我假哭一場，裝作喝醉，他大概會像上次那般照顧我吧。嗚嘿嘿嘿嘿。

「怎麼突然傻笑起來了？」

「呀？」計劃得太入神，伊芙連男人已經回來了也沒察覺到。「來得正好，我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

「是什麼值得高興的事情嗎？」

「不不不，這是一件令我非常傷心的事情。」

「你嘴角都揚起來了，是有多傷心啊？」

「.....好吧，我就不轉彎抹角了。其實妮琪她.....」因為演技太差而被看穿了，計劃胎死腹中，伊芙只好如實地把妮琪的事告訴了男人。

「哦.....」聽過伊芙的解釋之後，男人感嘆了一下，又疑惑地問：「但這件事情有什麼地方值得高興嗎？看你笑得臉都快抽搐了。」

「關、關你屁事！」

失算

27.失算

「喂喂！那個有錢女今天會來嗎？」

回到餐廳，男人又被同事追問妮琪的事。「誰.....誰知道呢？」不清不白的時候也還好，現在他知道內情了，反而應答得吞吞吐吐。

假如妮琪的事露餡了，我這邊也會遭殃呀。因為妮琪是個特務啊，她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監視我.....呀！這麼一來，妮琪那傢伙不就是利用了伊芙的感情嗎？

後知後覺的男人在擦桌子的時候突然察覺到這個事實，頓時深感不忿。

昨晚只顧着調侃伊芙那莫名的傻笑，差點沒留意到，妮琪那傢伙接近伊芙，只是為了執行任務啊，枉伊芙還那麼喜歡她。改天遇見了她，就痛揍她一頓吧。反正她的任務是保護我，應該不能還手。

但伊芙看起來並沒有很傷心嘛？昨晚看她就一直在傻笑，沒有半點被玩弄感情的模樣。難道是強顏歡笑嗎？果然還是得揍妮琪一頓才行。應該讓伊芙一起來教訓妮琪，還是不應該讓她知道呢？依上次的經驗，大概別讓她知道比較好吧。

「喂，別發白日夢呀。」打混了一整天，終於被佘小姐察覺到了。「連人工都不去拿，是在想什麼呀？」

「人工？我才上班沒幾天吧？」男人從佘小姐的手上接過鈔票，問。

「所以你才領幾百塊而已呀。話說，你沒銀行帳戶嗎？為什麼這麼特別是拿現金的？」

男人低頭望了望手上的鈔票，確實才幾百塊而已。但這終究是男人在這國家裡第一筆薪水，使他感到無比鼓舞。

這筆錢應該花在哪兒呢？

「快跟我去把垃圾丟了，然後下班吧。」

「喔。」男人心不在然地答，軀殼提起了垃圾袋，跟着佘小姐離開了餐廳。

去買些東西送給伊芙吧？該買什麼好呢？飾物嗎？她說過送禮就是要送飾物。

「不熱嗎？」回程路上，佘小姐突然問。

「什麼？」

「那條領巾，一直戴着，就連工作時也戴着。不會熱嗎？」

「啊.....這.....有一點吧。」

「女朋友送的，所以不能拿下來？」

男人被嚇了一跳，趕忙搖頭否認。「怎、怎麼可能！是、是表姐送的。」

「哦.....沒記錯的話，你表姐是那個有錢人的女朋友吧？」

「對、對啊！」

「哦.....那.....」余小姐深深地吸了一口勇氣：「那，我還有機會囉？」

「啊？」

「我喜歡你。」

「.....啊？」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覺得你與別不同，有種其他女人所缺乏的獨特氣質，很直率、很勇敢、很.....」

「那、那只是因為我是男人呀！」一時驚訝過頭，男人想都沒想就把話丟出去了。

「爛.....人？」但在妮琪的字典裡，「男人」這詞語實在太過生僻，她根本沒料到對方會是個男人，反倒為是自己聽不清、或是對方太緊張而說不準。

「對、對呀，因為我是個爛人，所以.....很抱歉，我.....我不可能.....」

將錯就錯的男人就連拒絕的話語都沒說完，便急忙地轉身逃去了。留下余小姐一人疑惑地站在小巷裡，想着男人所丟下的話。

因為是爛人？難道爛人就會有那種氣質嗎？爛人.....難人.....濫人？都不太對呀。

醒悟

28. 醒悟

女人居然會喜歡上男人，真不可思議。男人如此感嘆着，走在回酒店的路上。

途經一間精品店，男人呆了呆，望了望，摸了摸口袋裡面的鈔票，然後走了進去。自上班的那天開始，男人每晚都會經過這家精品店，從來都過門不入，甚至不會把視線停留在此，但今天不一樣，他有了進去的理由。

男人掃視着種種陌生的商品，實在不知道哪一件比較好，他的審美觀並沒有分辨這些奇異的飾物的能力。他看了看價錢牌，發現幾天來的勞動居然買不起一個小小的掛飾，便陷入了更深的苦惱之中。

結果，他得依靠記憶的幫助。有哪件看起來像是曾經見過、像是伊芙所有擁的那些呢？這樣的話，大概也會是伊芙喜歡的款式吧。

雖然有了個方向，但任務並沒有因此而太過順利。大部份都不太像伊芙的那些，而剩餘下來的，有一些太貴了，買不起；有一些太像了，男人怕伊芙真的有這麼一件。

找來找去，只剩下一隻戒指，一隻款式樸素的銀色戒指。男人對這戒指有強烈的印象，卻又覺得伊芙應該不太喜歡這麼簡單的設計。然而，經過漫長的研究之後，男人察覺到了，他能買得起的，大致都是這麼簡單的款式。

「總算找到你了。」突然，入口的方向傳來一陣熟悉的聲音。

是余小姐。

她為什麼會在這裡？她為什麼會.....在找我？難道是露餡了嗎？

男人停下了一切動作，幾乎連呼吸都要停下，完全忘記了逃跑，只緊握着剛買下來的戒指。

「這是.....」余小姐走了過來，瞄了一眼男人手上的戒指，說：「送給別人的嗎？」因為男人的手指太粗，顯然戴不下去。

「對.....對啊。」男人發現余小姐並沒有敵意，便鎮定了一點點，趕忙作出應答。

「那個表姐嗎？」

「.....你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你都寫到臉上去了。」

「啊？」

「我們回到剛才的話題吧。」

「剛才的.....話題？」

余小姐又吸了一小口勇氣，說：「就算你是個.....爛人，那也沒關係啊。爛人.....好像也沒有什麼不好呀。」

露餡了。

男人從那不自然的停頓感覺到事情已經露餡了，同時，亦理解到余小姐並沒有掀自己的底的意思，她只是前來尋求答案。「爛人.....跟你們是不一樣的，兩者之間的差異太大了，你們是不會喜歡爛人的。」

「你說什麼鬼話？什麼不會喜歡，我已經喜歡上你了啊！」

「但是.....爛人跟你們女人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是不可能.....」

「我不聽無謂的藉口！哪有什麼不同的世界！我不在乎爛人不爛人，我只想知道，你喜不喜歡我？」

「我、我另有喜歡的人。」

余小姐稍稍地沉默了一下，失去了一貫的強勢，吞吞吐吐地繼續說：「早、早點講嘛.....呀，對了，她.....是爛人嗎？」

男人默默地搖了搖頭。

余小姐硬是擠出了一個笑容，向男人譏諷說：「.....那虧你還在鬼話連篇呀，你自己不也是喜歡上了活在不同的世界的人嗎。憑什麼認為女人不會喜歡你？」

男人頓時無法言語，呆呆地立在原地。良久，男人的臉上罕有地展出了燦爛的笑容，「謝謝你。」，丟下如此一句話，便頭也不回地跑出了精品氣。

余小姐立即轉過頭去，看着男人飛奔離去的背影。腦海裡浮現出上一瞬間的那個笑容，那個她不曾看見過的笑容。眼前的背影突然被悲傷所淹沒，故作堅強的雙腿頓時發軟，余小姐跌坐在地上，吮泣，然後放聲號哭。

告白

29.告白

啪——男人猛然地推開了房門，嚇到了正在床上看小說的伊芙。

「怎麼了嗎？」

正在喘氣的男人沒能回答問題。他伸出了右手，展示出那隻銀色的戒指。

「給我？」

男人點了點頭，伊芙便把戒指接了過來。望了望，想了想。嗯，真像這傢伙會買的款式。戴在哪好呢？銀戒指象徵式地擦過左手的每一個指尖，來回了幾遍，然後在無名指上晃來晃去。

「我喜歡你，伊芙。」

伊芙頓時停下了的動作，睜得極大的眼睛瞪着了男人。在男人正忐忑地等待着答案之際，伊芙把戒指塞回到他的手上：「你這算什麼呀？半點都不浪漫呀。重來，重來一遍。」

男人接過戒指，更加疑惑了。伊芙那不滿的語氣配上合不攏嘴的笑容，到底是什麼意思？重來一遍是什麼意思？而且，浪漫？

「什麼是浪漫？」男人問，一臉真摯。

伊芙以懷疑的眼光瞪了男人一眼，然後把手邊的小說丟給了男人。「這個給你參考。到外面去冷靜一下，學習一下怎樣告白，然後重來一遍。」

被趕出房間的男人疑惑地打開了小說。總之先翻一下吧。

幾分鐘之後，男人又推開了房門：「抱歉，能借我紙筆嗎？」

「要紙筆幹嗎？」

「寫情詩啊。另外，我還需要吉他。」

「你會彈吉他？」

「不會。」

「真沒用。」伊芙隨手拿來了另一本小說，拋到男人手上：「看這本。」

再次把男人趕了出去之後，伊芙開始懷疑他是故意裝瘋扮傻的。怎可能會這樣告白，怎可能不知道什麼叫浪漫呀。

啪——男人又一次使勁地把門推開，一臉慌張地說：「伊芙，快逃！這裡很危險！」

伊芙猶豫了一下，想了想剛才隨手拿來的是本什麼小說。該不會是戰爭題材的吧？

在伊芙想到答案之前，另一個人走進了房間，「其實也沒那麼危險啦，不用擔心。」，是妮琪。「但終究還是出了點問題。總而言之，請跟我來吧。」

約定

30.約定

稍稍變裝了之後，妮琪吩咐兩人要低調、要安靜，便帶着兩人悄悄地離開了酒店，登上一輛不起眼的黑色房車。途中，男人一度想要提問有關女人開車的文獻紀錄與實際狀況，但他忍下來了。因為文獻上記載着，別分散開車的女人的注意力。終於，來到郊外的一幢獨立洋房裡。

「來到這裡就安全了，應該吧。」

「所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伊芙把假髮脫了下來，凝重地向妮琪問。

「根據警務署的同伴匯報，男人的事情有點露餡了，有人舉報說.....」

「為、為什麼會露餡的？」男人一臉緊張地追問。

「我怎可能知道那是誰呀？我只知道幾個小時前有人報警說，在小巷裡聽見了有人自稱男人，還很耐心地描述細節，像是聲線啦、身高啦、餐廳的制服啦.....」

男人聽了聽，想了想，似乎並不是余小姐啊，便鬆了一口氣。

「.....據說那個警署已經把事情向上級匯報了，一旦鬧大了，情報局出了手，以我們的勢力不一定攔得下來。喂喂，你現在的情況可不太妙喔，怎麼還一臉安心的？」

「喔，不。沒、沒什麼。既然情況如此.....那、那我該怎麼辦呢？」

「也沒什麼可辦.....準備回國吧。」

在男人反應過來之前，伊芙驚訝地大叫：「回、回國！？」

「怎麼了？」妮琪對伊芙的震驚感到不解：「回國有什麼問題嗎？」

「當然有問題了！不可以回國！他要留下來！」

「男人到這裡來的目的，是為了把旅途的所見所聞帶回去，藉此促進兩性的交流吧？所以他一定會回國的呀？」

「但、但明明才剛剛開始呀！他根本什麼都還沒學到.....明明連告白都還.....怎能現在就回去呀！」

妮琪察覺到了問題所在，立即停止了解釋，默默地瞄了瞄男人，然後轉身走到稍遠處的沙發去坐着。

「伊芙……我……」男人試圖解釋說。

「你！難道你也覺得現在回國也沒所謂嗎？」

「我會回來的。」男人握着了伊芙的左手，把銀色的戒指套到她的中指上。「我發誓一定會回來找你，回來跟你結婚。你願意等我嗎？」

伊芙感動得頓時說不出話來，摸了摸中指上的指戒，又望了望男人那真誠的臉。然後，便把指戒脫了下來。「我不等。」再套到無名指上。「我要現在就結。」

男人被伊芙的行為嚇得又驚又喜，然後冷靜地想了想，他並沒有替自己準備戒指啊。誰知道突然就要一對？

在男人正著急之際，妮琪突然走了過來，拿出一隻同款的戒指，遞給了伊芙。

「謝謝你。」伊芙笑着接過戒指，輕輕扶着男人的左手，抬頭凝望着他的臉，亦被他所凝望着。兩人沉醉在儀式之中，象徵承諾的戒指極緩慢地套到無名指上。

「恭喜——恭喜——」在儀式結束後，妮琪拍着手，語調平板地說：「那麼，接吻之類就隨便了吧，兩位新人可以洞房了。」

『咦？』依然深情對望着的兩人立馬轉過頭來，異口同聲地說。

偷聽

30.5 偷聽

妮琪作為特務，手邊為什麼會剛好有一隻適合男人的戒指呢？答案顯而易見。將那兩人推進房間之後，妮琪切換了接收器的頻道。

『說到洞房，我可是專家呀。放鬆點，把一切交給姐姐我。咦？這根軟綿綿的小棍子是.....？』

『是男人的性器官。』

『喔喔，說起來剛見面的時候有看過呀。總之，先把手指放進.....咦？洞在哪裡呀？』

『洞的話在後面喔。』

『誰跟你說屁眼呀，我是說你這小棍子的洞。』

『指馬眼嗎.....但這可放不進手指啊.....』

『這.....確實是有點小呀？那前戲該怎麼做？』

『摸摸、握握、搖搖這根棍子之類。』

『這樣做就會舒服嗎.....男人果然很奇怪啊.....嗚哇！漲大了！好噁心！』

『這是男人興奮的表現。』

『哦.....興奮起來了嗎？就說我是這方面的專家嘛。話說這玩意又是變大又是變硬，到底是什麼構造？』

『喔，這是充血現象。裡面的海綿體.....』

怎麼做愛做得半點情調都沒有呀，這對白痴新人。在外面偷聽的妮琪開始聽得不耐煩了。

『嗯.....那接下來該怎麼辦呢？』

『試着含下去？』

『你白痴啊？把這東西放進口裡幹嗎？很明顯放不進去呀，而且有股臭味。』

『那就開始正戲，把這個插進你的身體。』

『插進身體？要怎樣把一根棍子插進身體裡？刺殺？』

『你後面不是有個洞嘛？』

『怎麼又提到屁眼了呀！而且那兒是負責把東西排出來的，不是讓你把東西放進去的呀！』

『喔，對喔。文獻上紀載，對手是女性的話，該使用的就是陰道而不是直腸。』

『那兒也不可能放得進去呀！』

『人類的嬰兒也是從那兒生出來的啊，怎麼可能放不進去。』

『噢？呀.....這樣說起來.....我們這樣能造出孩子來嗎？』

『當然可以。』

『哦.....不必用儀器，這麼簡單就能擁有我們的孩子了喔.....感覺好神奇喔。好，來吧來吧！』

『那我要把棍子插進去囉？』

『不，等、等等。果然還是好恐怖呀。做愛應該是舒服的才對吧？為什麼會這麼危險。』

『你最初會有點痛楚，但慢慢就能習慣了。』

『那你呢？你也會痛嗎？』

『不會喔。』

『.....好不公平呀。算了，插進來吧.....呀呀呀呀呀————這哪算是有點痛楚而已呀！』

『但不這樣就生不到孩子了喔？』

『不生了！我不生了！』

妮琪偷聽到了這段，便在門外大喊說：「哎——這次偷渡出境實在有點危險呢——說不定會死掉呀——這麼年輕就掛掉——沒能留下後代——真的好可憐呢——我在說我自己喔——」

『.....好吧，你繼續吧。』

『嗯。』

『呀呀呀呀呀————』

『好了，都放進去了喔。』

『嘎.....這就結束了呢？』

『已經不痛了嗎？』

『嗯.....現在不怎麼痛了。但像是裡面放了超大的棉條，感覺很奇怪。』

『好，接下來就要抽出來囉。』

『嗯嗯，快點抽出去吧。』

『然後，再插回來。不斷重覆。』

『你這傢伙在開什麼玩笑呀！不生了！我不生了！』

妮琪偷聽到這，終於關上了接收器，大失所望回房間去睡覺了。

什麼跟什麼呀？這樣也能叫做愛喔？

異性戀

31.異性戀

「媽媽、媽媽，我要上廁所。」

「怎麼剛才不去呀？」伊芙轉過了頭，蹲下身來跟那個綁馬尾的小孩說：「媽媽現在要去忙了，不能陪你喔。讓妮琪姐姐陪你去？」

「我五歲了，可以自己上廁所。」

「那你告訴我，上廁所要注意什麼？」

「要洗手。」

「還有呢？」

「不能被人看見小雞雞。」

「乖。」伊芙拍了拍孩子的頭，「那你就去吧，要小心點喔。」在孩子離去了之後，她又轉頭向身旁的妮琪說：「能麻煩你去看着他嗎？」

「沒問題，我也有這個打算。」

「一直以來真是麻煩你了呢。」

「別客氣，你們可是我國的國寶呀。而且，我有領工資的。」妮琪一邊笑着說，一邊悄悄地跟在孩子的身後。

伊芙回以微笑之後，亦轉身離去了。

「請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夏娃老師！」伊芙配合司儀的聲音，一邊揮手，一邊預備好的椅子旁，待掌聲完結了才坐下。

「那麼，我們請夏娃老師介紹一下她的新書。」

伊芙接過了麥克風，駕輕就熟地說：「在這次的新書《異性戀之致命間諜》中，女主角在一次機緣巧合之下遇上了因任務失敗而身受重傷的英俊男性間諜，女主角出於同情心而救了他一命，還把他匿藏在家中，接着.....接着的劇情就請大家買書自己看囉？」

「老師還是真風趣呢。好了，現在進入發問環節，請問台下有哪位.....喔，好，就決定是你了，舉手

舉得真快舉。」

「夏娃老師，有些人批評說你出道至今所寫的都是與男人發生不倫戀的幻想小說，批評說你的題材單一、故事套路僵化，總是女主角莫名地遇上一個男人，你對這些批評有什麼看法？」

「我的看法是，不喜歡就別看。」

「又有人批評說你的故事過份美化男人的形象，你又有何回應？」

「這位.....應該是記者朋友吧？你有見過男人嗎？」

「當然沒見過，我又不是什麼外交官。」

「那你認為那些批評我的人有見過男人嗎？」

「大概.....也沒有。」

「那她們憑什麼說我美化了男人？」

「嗯.....還有一個問題，你所寫的故事是真人真事嗎？是你的親身經歷嗎？」

「這是我的第八本小說，你們每次都問這個問題，煩不煩呀？好了，讓你問了這麼多，該夠你交差了。換下一位問題吧。」

工作人員立即從記者手上收回麥克風，司儀亦開始了挑選下一個發問者。「那麼，還有誰想要.....」

「裡面已經滿座了！請你們安份地在外面等到簽名會開始！」警衛突然大喊說，入口處似乎是發生一些衝突。

有幾個人無視勸阻，硬闖了進來，「請你別碰這個人，會引發外交問題的。」，她們隨即出示了些什麼證件，讓警衛們立即後退。

「工作人員，請把麥克風交給剛進來的那位。他這樣闖進會場，應該是很喜歡我吧？一定會有很多話想說。」

那人接過了麥克風，遙望着台上的伊芙，毫不猶豫地說：「我愛你。」

伊芙被嚇得愣了一下，眯着眼睛望了望那個人，然後遲疑地站了起來，離開舞台，朝那人走去。越是接近，伊芙的神情便越是驚訝，腳步便越是急促。從驚訝轉變成喜悅，伊芙不顧儀態地跑了起來，旁若無人地飛撲到他的懷裡。

「我回來了。」他說。

「歡迎回家。」她答。